

乾隆三十年 月 日
東巡 徐績 送到
計 本

合刻浮溪鄂州二集序



余嘗論宋自靖康播逸之後人心積鬱而奮地氣轉軸而新一時英詰竒抱之士雲蒸虎變或折衝禦侮或觀變定傾史不勝載而文苑之長詞命之確只以

鞭風霆而挾天藻者亦往矣茲
越于斯際若學士汪公彥章鄂
州守羅公端良名不必與李僕
射蘓端明爭艷而著作實不讓
兩公汪草皇太后手書告天下
有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
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
在數語悲憤淋漓迄今讀之猶
勃々有生氣至韓公忠兩鎮節
度制文及責授張邦昌潭州安
置其崇獎忠義褫斥僭逆辭嚴
義正字挾風霜不止能療頭風

矣。讀行在越州條具時政善。綜今
緯古治安策。上神宗善。能過之
乎。羅之韞藉。稍窺見於帝統內。
官尚淳熙。六進劄子。俱有用之。
文而襍著古質。有秦漢遺響。二
公。甚爵設施。俱不同。及其授簡。
檢核圖事。揆策陳懿。誠於本朝。
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馳辯
如濤波。擣藻如春華。則當於伯
仲之間。見之也。乃江公自慶會
闕。待成時。人輒為語曰。江石二
寶。胡仲汪藻。位列通侯。食采邑

天子親書紫誥仍兼綰黃麻似
六經十字賜之孫覲稱其居永
州循鈇鈕潭入愚溪文益竒詩
益工華妙精深與柳子厚相望
於數百載而羅在乾涸間朱文
公周益公視為畏友學者稱存
齋先生至百三十五年後有得
其小集讀一百遍方下筆客至
扃籥惟謹則二公之名原不次
於天壤向特世之溝猶督儻窳
啟冥聞者類多耳食輒謂宋人
以下書可置不讀遂未盡能舉

二公之大金身二公窮著者為
浮溪父粹鄂州小集歲久漫漶
漸化為神仙五名魚矣不佞性
喜異書有得未經編摩者隨布
之通都無慮數十種而見子熙
志雅有餘嗜古之癖偶從里中
敗笥得鄂州舊本甚珍之會大
中丞李公出所藏浮溪集眎余
足稱合璧遂命纂棗公之同調
汪公諱藻羅公諱願俱新安人
也余不佞生二公之鄉循誦習
傳祇知有東家丘不啻寶以為

火布昆刀吉光永蘭德茲刻非
直以張新安也柳以南南宗人
父之盛增古今詞苑之雄云爾
萬曆丁巳十月既望

賜進士第巡按山東監察御史
前奉

敕巡按直隸陝西閱視延固二
鎮兵部員外郎中書舍人新安
後學畢懋康譔

浮溪文粹目錄

卷第一

詔敕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賜京畿京西湖北淮南諸州軍撫諭敕

書

大行隆祐皇后謚議

卷第二



制

資政殿學士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

扈從大母往洪州制

待制楊時工部侍郎制

蘇軾孫從事郎符政宣教郎制

權邦彥復舊職知江州兼制置使制

修職郎王倫改朝奉郎充大金通問制

姚平仲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榜召赴行在

制

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

制

吳玠莫儔散官安置制

宋齊愈罷諫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制

耿南仲散官南雄州安置制

劉韜贈特進制

知懷州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制

韓世忠除兩鎮節度使制

卷第三

表

辛亥年正旦遥拜道君皇帝表

賀赤烏白鵲表

羣臣上皇帝勸發第一表

謝除兼侍講表

謝進書特授左中大夫表

謝授新安郡侯表

謝泉州到任表

皇太后還闕賀表

謝謫永州居住表
賀皇太子正位表

卷第四

奏議

奏論趙士瑗高郵軍再任不當狀

奏論宋晦落職不當行詞狀

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俊軍馬策應狀

奏論諸將無功狀

乞修日曆奏狀

卷第五

奏議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書

卷第六

記

嚴州高風堂記

洪州右獄盡心堂記

清風堂記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文正公祠堂記

卷第七

記

鎮江府重修州學大成殿記

永州玩鷗亭記

長興周如愚殖齋記

鎮江府月觀記

卷第八

序

蘇魏公文集序

吳園先生春秋指南序

跋

書陳文惠公逸事後

跋東原集序

卷第九

碑

信州二堂碑

祭文

祭河文

傳

郭永傳

書

見謝給事書

銘

熊叔雅研銘

董天任研銘

卷第十

神道碑

尚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

碑

龍圖閣學士左朝請大夫滕公神道碑

卷第十一

神道碑

朝請郎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贈少師傅公

神道碑

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贈太中大夫衛公神

道碑

朝請郎陶君墓表銘

卷第十二

墓志銘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贈特進顯謨閣直學

士蔣公墓志銘

徽猷閣待制致仕蘇公墓志銘

朝請大夫直秘閣吳君墓志銘

朝請郎知建昌軍贈朝請大夫劉君墓誌

銘

卷第十三

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知全州汪君墓誌銘

朝散郎致仕胡君墓志銘

安人王氏墓志銘

卷第十四

行狀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張公行狀

卷第十五

詩

桃源行

過吳明叟新居

同張昌時宿高明寺

次高郵軍

阻風雨辟渡寄王仲成

避地函亭野步

庚午歲屏居零陵以門揜候虫秋為韻

次韻向君受感秋

晚發吳城山

過臨平

書寧川驛壁

宿鄴侯鎮

龜山上方

醉別李高侍郎

漫興

北窗

已酉亂後寄常州使君姪

古鏡行

蔡天任韻

詞

點絳脣二

小重山

附錄

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新安郡開國侯
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端明

殿學士汪公墓

誌銘

宋史文苑傳

附羅鄂州遺文茲不入羅集

顯謨閣學士程邁傳

司業胡仲傳

浮溪文粹目錄

浮溪文粹卷之一

宋新安汪藻彥章撰

羅願端良選評

明楚黃李長庚酉卿

新安畢懋康孟侯

嘉禾陳德元叔仁同校

詔敕

皇太后告天下手書

悲傷痛悼真足感動人心

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侵纏宮闕既二帝之蒙

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
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為辭然事迫
於危而非權莫濟內以拯黔首將亡之命外以紓
隣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
以衰廢之質起於間廢之中迎置宮闈進加位號
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運數之
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
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
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

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群情之請俾
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
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
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
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同底丕平用敷告于多
方其深明於吾意

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

有罪已恤民之意可與陸宣公

奉天詔
參看

門下禦敵者莫如自治動民者當以至誠朕至續

不圖即罹多故昧綏懷之遠畧貽播越之深憂雖
眷我中原漢祚必期於再復而迫於強敵商人幾
至於五遷茲緣仗衛之行尤歷江山之阻老弱扶
携於道路飢疲蒙犯於風霜經從或苦於驛騷程
頓不無於煩費所幸天人協相川陸無虞放治古
之時巡即輿區而安處言念連年之紛擾坐令率
土之流離鄉閭遭焚劫之裁財力困供輸之役肆
夙宵而軫慮如冰炭之交懷嗟汝何辜由吾不德
故每畏天而警戒誓專克己以焦勞欲睦鄰休戰

則卑辭屈禮以請和欲省費恤民則貶食損衣而
從儉苟可坐銷於氛祲殆將無愛於髮膚然邊陲
歲駭而師徒不免於晏興餽日滋而征歛未遑
於全復惟八世祖宗之澤豈汝能忘顧一時社稷
之憂非予獲已少候寇攘之息首圖蠲省之宜况
昨來蒙蔽之俗成致今日凌夷之禍亟雖朕意日
求於民漠而人情終壅於上聞主威非特於萬鈞
堂下自遙於千里既真偽有難憑之患則遐邇街
無告之寃已敕輔臣相與虛懷而聽納亦令在位

各須忘勢以咨詢直言者勿遣危疑忠告者靡拘
微隱所期爾衆或體朕懷尚慮四民興失職之嗟
百姓有奪時之怨科須苛急人心難俟於小康
獄蕃滋邦法有稽於未減乃用迎長之節特頒在
宥之恩於戲王者宅中夫豈甘心於遠狩皇天助
順其將悔禍於交侵唯我二三之臣與夫億兆之
衆亟攘外侮協濟中興

賜京畿京西湖北淮南路諸州軍撫諭敕書
敕開封府等官吏軍民朕惟中原耕稼之區遭強

虜腥膻之毒百城相望無復炊煙三壤雖存鞠為
茂草每興言而及此輒回首以愴然使民喪亂以
亡歸皆朕菲涼之所致幸昊穹之悔禍偶邊鄙之
息肩願垂離蕩析之餘宜還定拊循之急故令方
伯就布詔恩爾其勉率族姍歸安閭里庠錢罇而
觀銍艾雖未能即及於周詩賣刀劔而買犢牛庶
或可漸成於漢俗亟臻寧謐用副焦勞故茲撫諭
想宜知悉

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

新奇壯麗
善於鋪張

臣伏奉敕命禮部據太常寺申令來隆祐皇太后崩合差謚議官差臣撰謚議者臣謹上議曰臣聞承天者地也所以函六氣而熙歲功配陽者陰也所以分四時而成物化儼宸極者后也所以奉宗祐而降化基故古之母儀天下者生也薦之尊名終而述其大行三代尚矣靡得而詳在漢則明德和嘉著稱於前在唐則文德懿安垂紀于後皆所以揭椒塗之範炳彤甍之輝巍巍乎與帝德並隆不可貶已洪惟太行隆祐皇太后躬聖善之德茂

柔明之資粵自先正魏王有功仁祖之世王室所賴旂常紀之其澤深慶縣用集我大母基迹元祐嬪于泰陵逮事宣仁欽聖兩宮稟二南之規兼四教之善正位宮掖三十餘年含弘光大而體坤道之常進退存亡而得聖人之正及靖康初載天割我家一帝出郊中原無統列辟相規莫知所圖我大母起於危疑之中自任以天下之重手援大寶授之聖明當方隅傾側之時序璇歷纂承之次雖文母以十亂興周不能過也已而六飛南渡按蹕

武林元兇闕朝宄自內作天下之勢甚於綴旒我
大母投袂而履禍梳立談而銷逆袂坐使天地復
正三辰復明四方元元悉免塗炭雖媧皇以鍊石
補天不能過也既勲猷崇極如此而乃抑華敦儉
率禮蹈和塞私謁之塗裁外家之寵清淨謙冲而
以道為本沉潜剛克而與神為謀擁佑聖躬殫誠
盡愛煌煌乎度越麟趾思齊之上矣方期清我甸
服駕旋舊京虔奉翟車謁款宗廟極四海之養即
東朝之安而昊天不辰禍結慈極郊蠶告畢方開

盛夏之祥隙駟難留遽掩長秋之御茲天子追慕
悼心失圖歎厚載之中傾痛仙游之不返雖遂服
不可勉從暮歲之喪而興哀之時每過舉音之節
由是命有司考易名之典懋飾終之儀告於神明
節以四惠庶幾有以彰淑則而暢徽音謹按謚法
明德有功曰昭視民如子曰慈聰明睿智曰獻安
民有功曰烈若乃兩值時變當陽御簾基圖既安
即復明辟澤及萬世與天無窮非明德之功邪寢
興焦勞言動懇惻冒風濤兵革之險濟宇宙生靈

之艱非視民如子邪察興替之端知變通之利親庶政以任溥天之責奉真人以膺神器之歸非聰明睿知邪中微之緒而我振之大亂之原而我室之從容房帷密幹鴻造非安民有功邪嗚呼道之大者理謝形容名之尊者言絕稱謂故古者賤不誅貴幼不誅長而皇后之謚則請之於廟示雖天子必有尊也况我大母盛德元功豈無前比豈承學之臣所能議擬意者必受成于宗廟為足以對在天之靈大行隆祐皇太后謚議宜以祖宗之命

錫之曰照慈獻烈皇后臣謹議

浮溪文粹卷之二

制

資政殿學士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

扈從大母往洪州制

朕眷留近甸規復中原載惟南國之奧區宜處東
朝之嚴衛乃今近攷恭扈遐征既專留鑰之權仍
總行臺之政具官某剛明而沉邃敦實而裕和謀
謨為至治之基議論得大臣之體延登未久已聞
魏相之有聲委任雖艱所賴姚崇之知變茲屬陪

危之會尤須倚重之才孰副予求莫如汝器是用
輟從四近之列遣率百司之行朝長樂之宮以日
承於溫清分周公之陝其身任於安危稍戢干戈
即還廊廟

待制楊時工部侍郎制

朕不堪多難思見老成如升堂而聞蕭韶庶幾還
風俗之厚若入國而望喬木有以知朝廷之尊既
得其人當縻以秩具官某言垂當世名配前修學
必可行得師友淵源之正心無他慮惟國家飢渴

之憂茲復綴於清班將每詢於黃髮雖閔勞以職
事之劇然重失此典刑之英非貳卿崇獎何以慰
士夫之心非起部優閒無以寬耆艾之責勉留助
朕勿復言歸

蘇軾孫從事郎符改宣教郎制

用事切當得命世臣之體

論世者豈惟喬木懷人者猶及甘棠偉哉千載之
英繫我五朝之望朕不及見有孫而才宜加改秩
之榮用示好賢之意昔賈生明王道漢錄賈嘉之
能魏公進忠規唐表魏暮之烈人門兼用今古所

同其振爾之家聲以待予之器使

權邦彥復舊職知江州兼制置使制

遇敵而致鼃陵之奔孟明有罪毀家而紓楚國之難令尹為忠我有藩臣嘗隳城守已正簡書之坐當還符竹之分具官某頃典大州適當強虜既盡逾年之抗遂遭全室之留雖徐庶思親何勝方寸之亂而真卿委郡不廢朝廷之歸在國法以靡容於人情而可憫付兵民之重寄專江漢之上游盡復爾班式遘其往母愴家廷之禍當思王室之艱

修職郎王倫改朝奉郎克大金通問使制朝

切當且尊
中國體

朕惟疆事未寧親庭在遠夙宵軫念庶孝悌通于神明物色求人儻忠信行於蠻貊眷茲久矣今乃得之以爾胄出公侯資兼知勇言念主憂而臣辱何有於生如皆已佚而人勞孰當其責雖淹回之未試獨慷慨以請行宜升郎秩之榮仍委使華之重朕既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遠慕侯生御大公而歸漢勿憚徂征之遠佇期歸報之休

姚平仲復吉州團練使所在出榜召赴行在

制

漢室備胡復魏尚雲中之守秦人禦晉赦孟明殺
崑之奔與其選衆而收新進之才孰若棄瑕而責
老成之效具官某樂資沉鷲事上朴忠昨緣外侮
之侵常畀中樞之任乃恃戎昭之果靡遵廟勝之
謀坐此逾年隱於亡命肆朕纂圖之始求時敵愾
之良議者皆言汝為可用執干戈而衛社稷方急
壯猷聽鼓鼙而思將臣宜頒異教爰復州團之秩

俾趨岳狩之朝庶分北顧之憂尚秣東隅之失勉
圖而績仰副朕知

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制
以死償節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仁者聖人所嫉儻
或志存於軀命則將義薄於君親具官某身受國
恩位登宰輔方宗社有非常之變乃人臣思自盡
之時而不能抗虎狼強暴之威徒欲為雀鼠偷生
之計陷於大惡而不忍言雖天奪之明坐愚至此
然君異於器代匱可乎宜大正於典刑用肅清於

名分尚以本繇於迫脅惻然姑示於矜容黜授散
官竄投荒服其體好生之德毋忘自訟之心

吳升莫儔散官安置制

朕惟國家厲名節於百年之餘尊士夫於衆人之
上非以周旋於間暇蓋將責望於艱危苟捐軀殉
國之無人則銷難解紛之奚賴具官某早緣推擇
進躐近班當君親蒙犯於氛埃至臣子盜稱於名
字茲非小變何以生為勿通命令之往來坐使等
威之差僭此而濶畧孰不可容宜寵秩之盡鑄以

一官而置散毋忘自省服我寬恩

宋齊愈罷諫議大夫送御史臺根勘制

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
於喪邦具官某蒙國厚恩為時顯官方氛浸結蕭
牆之內至腥膻謀閏位之人事既非常坐皆失色
所幸探符之未獲奈何援筆以遽書遺毒至今造
端自汝眚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
茲焉安忍其解諫垣之職以須廷尉之平邦有常
刑朕安敢赦

耿南仲散官南雄州安置制

梁信侯景之姦而臺城不守唐養祿山之禍而靈武僅存惟議者失於毫釐之間斯敵人玩於股掌之上爾迂儒無斷循默苟容道君疑蕭傳之賢選參儲禁淵聖用甘盤之舊擢預政撓方醜虜之憑陵舉中原而震擾克綏多難所恃老謀乃憑款敵之言堅主弭兵之議積其憤眊成此艱危朕念夫當垂白之年寧為爾受失刑之謗而煩言薦至重比難私姑黜置於散官用竄投於荒服汝雖知免

吾悔可追

劉韜贈特進制

忠人臣之大本全者幾希死天下之至難在乎所處嗟我仰成之耆哲挺然不屈於兵威既沒元身宜加爵秩具官某天資莊重心術邃明內領藩條楸活民之政外臨邊瑣揚威敵之功方資廊廟之謀遽履朝廷之變不幸聞名於醜虜將令毀節於偽廷龔勝飾巾心肯移於二姓仲鍼臨穴人將贖於百身升華一品之班加賁九原之祿庶幾精爽

不昧欽承

知懷州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制哀悼之情
賢者事君豈為保妻子之計國家多事所貴死封
疆之臣我有藩宣之英靡從威武之奪既遭竒禍
宜峻恩章具官某少有令名屢更煩使昨任州符
之寄適當邊徼之衢嬰無援之孤城抗方虓之醜
虜壯矣張巡之百戰躬履顏行哀哉卞壺之一門
兇無唯類屬予初載聞此沉寃念逝者之何辜為
潛然而出涕茲陞華於秋殿仍加恤於遺孤庶爾

精忠光吾信史

韓世忠除兩鎮節度使制

門下提貔虎以振天威深入山川之阻取鯨鯢而
攄國憤永為宗社之休既執訊以來歸宜酬勲於
不次肆頒明命敷告治朝具官某事上樸忠臨櫓
英果稟剛故俗甘陳兼六郡之良決勝重圍飛羽
有萬人之敵蚤備師干之試旋膺齊鉞之除豈惟
蹇蹇以匪躬每見多多而益善昨屬時巡之遽因
成國步之艱群小窺朝元兇干紀既罪人之未得

斯王旅以徂征迎敵鼓行靡待前茅之偵禽囚歸
報遂成獨柳之誅華夷由此以知威天地為之而
卷祲凱歌一奏盟府交書是用取累朝最盛之規
加兩鎮久虛之渥視班亞保升爵元侯增邑食於
爰田衍井腴於真賦併為異數用表元勲於戲見
無禮於君爾既殫於忠蓋歸飲至於廟我何愛於
寵褒惟功名烈士之始終惟爵祿有邦之勸沮尚
圖後效更掄前休
浮溪文粹卷之二

浮溪文粹卷之三

表

辛亥年正旦遥拜道君皇帝表 婉曲有味

伏以接千歲之統推神筴以膺期上萬年之觴御
端朝而受祉若稽故實遥企清光恭惟太 皇帝
陛下體道粹精怡神冲漠方席宗祧之慶遽成國
步之艱帝堯游汾水之陽久忘天下文王遇明夷
之卦益見聖人臣自遠威顏荐更時序當璣衡之
載復悵旒宸之猶賒鴻鴈雖賓未見帛書於沙漠

風濤中阻徒瞻雲氣於蓬萊

賀赤烏白鵲表

以烏鵲對說
詞句新奇

治格時雍祥昭羽屬生皆異稟凝丹素以成形出
若相符信圖書之上端必有召此來非偶然中賀
伏以烏本陽精鵲知歲事方聖祚紹隆於大德適
天時應在於金穰宜爾珍禽呈茲瑞質孝能致哺
煌煌儀則之新喜必傳音翬翬羽毛之潔用明諸
福之畢至孰謂二蟲之無知恭惟皇帝陛下保合
大和緝熙純嘏跂行喙息皆安性命之情岳貢川

珍盡發乾坤之蘊是生神物來相昌期將合采以
成章乃同時而薦祉徊翔有煒協周家王屋之符
粹美而真異莊子彫陵之見既九重之有託寧三
匝以求安臣等幸列近司喜逢休應有生咸遂宜
多可俯之巢同類相求將致來儀之鳳

群臣上皇帝勸發第一表

此表似為張邦昌
文過然以偶儻之

體寫委曲之情非
精於四六者不能

天命有歸將嗣興於景運人心胥悅咸暱就於至
仁雖粹表之非遙猶鴻稱之未正辱居近列殊震

危衷中謝伏念臣叨受國恩早居法從方百六朝
廷之厄會偶二三輔弼之無人猥以庸虛叅其謀
議旋屬虜情之變遽成天步之艱二帝出郊既蒙
塵而不返九祧乏祀將攝裸以為名所宜引死以
力爭顧獨包羞而苟活生雖可耻志則甚明蓋天
下屯危方苦存亡之未定而古人事業唯觀濟否
之如何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
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伸程嬰存趙之忠儻奉真
人光膺神器嗣一祖八君之傳序慰四方萬里之
謳唵誓伏歐刀敢煩司敗幸率土相從而歸啓且
諸侯不輟以事周雖國鴻休實臣素志願假須臾
之死前瞻咫尺之威伏望皇帝陛下中奮英明外
符信順受圖高邑之墳趣駕未央之宮盛九賓之
禮以見群臣輯六獻之儀而朝清廟時方多故幸
少留黃屋之心臣既無功願自謹清宮之職

謝除兼侍講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兼侍講者視草禁嚴談經
閭燕

近侍進言之責極儒臣稽古之榮拜命以還撫躬而懼臣中謝常謂天縱將聖奚須博學以成名王求多聞蓋欲取人而為善故自古右文之世必留心講藝之官如臣至愚何以仰稱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卓然上智濟以克勤同漢祖之英論道不忘於息馬笑齊侯之陋讀書見議於斲輪而臣猥以非才膺茲遴選第竭簡編之習仰承帷幄之光雖海岳深崇顧何取涓埃之細然聖賢聞見或不如農馬之專

謝進書特授左中大夫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以臣再修到元符庚辰所編詔旨等特授臣左中大夫者國史補亡雖日勤於永獲君恩馭幸乃歲冒於遷除矧方抱於遺弓忍獨榮於載筆上還不獲退省為憂中謝恭以太上皇帝聖學高明天資仁厚承熙洽百年之後享安榮兩紀之餘凡今言動之所傳視古詩書而無愧祇緣誤國之相繼循致陟方而不還既海隅皆服於堯喪宜柱下一新於漢注夙蒙垂付適幸纂成豈

謂皇帝陛下明發有懷兼收罔棄嗟夏時之既失於祀莫稽幸商頌之復全以那為首特懋存書之賞猥需承學之臣敢不仰奉殊私俯殫繇力裒中朝副墨之要俟良史殺青之求穆王御駿以來歸已孤此望孔子獲麟而有作尚見其人

謝授新安郡侯表

臣某言准告命伏蒙聖恩以宗祀赦文授臣新安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者禮洽中天慶覃外服猥奉十行之詔就加五等之封臣中謝伏念臣積

冒恩私浸踰分願昨投閑於異縣蒙起廢於偏城久客還家方憇南飛之鵲通侯授印忽成左顧之龜雖滲漉以惟均何遭逢之獨異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調眴萬類藩飾群工屬宣宗之受釐罄寰區而蒙福臣適臨本郡仍昨鄉州宋人泝泝以得封望胡及此漢將銀黃而夸里榮乃過之寵既逮於子孫忠敢移於生死臣無任

謝泉州到任表

恭承休命就易名藩去父母之邦接浙敢同於他

國問蠻夷之俗褰帷如在於中州責重捫心恩深
隕涕中謝伏念臣昨從祠館叨領守符素號迂踈
無問馬及羊之智乃蒙安便得維桑與梓之州二
年而勞力勞心一身而畏首畏尾力祈罷免反冒
遷除雖賣劍買牛老猶堪於渤海然舉頭見日身
益遠於長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總覈百工照臨
萬國眷方隅之瀕海瀕師帥之得人故遣近臣往
綏遐俗况今閩徼莫盛泉山既旁接書文之同當
尤懲獄市之擾臣敢不仰遵寬大俯厲衰殘講求

百粵之宜叅諸禹貢奉上三年之計對以春秋

皇太后還闕賀表

伏審皇太后旋輿朔漠正位東朝唯一人修不已
之誠故四海睹非常之慶恭惟皇帝陛下德配高
厚孝通神明躬行曾閔於九重力奉姜任於萬里
雖天人之交相實古今之未聞十載中天瞻鬱鬱
葱葱之氣一朝廣內賦融融洩洩之詩於昭夢日
之祥永享含飴之樂臣屬嬰官守阻造闕庭方歎
唐朝屢下建中之詔忽聞漢殿一新長樂之儀遙

知坤極之尊莫望天顏之喜

謝謫永州居住表

孱愚冒寵久依日月之光盈滿挺裁自處雷霆之下蒙聖恩之寬大與善地以生全罪大心寒感深涕落中謝伏念臣初無稱道積有悔尤所當退養於罷癘乃復浸成於老諄忽聞威命適在窮途冒風雪以疾馳越江湖而跼伏非恃晁旒之察難逃鈇鉞之誅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法天聰明稽古干戈不用再臻全盛之時刑賞何心一付至公

之論而臣靡思兢慎仰負函容竝居并肩雖有措身之地狐正丘首未知歸骨之期

賀皇太子正位表

伏審顯膺寶冊升位春宮臨軒行曠古之儀見廟示承祧之重恭惟皇太子殿下分輝寶緒毓粹璿源挺天人岐嶷之資稟神聖狗齊之教當周室本支之盛獨冠百男宜漢家羽翼之成無煩四皓前星外炳游震中潛某幸列宗枝喜隆邦本河潤九里方率族以依仁月有重輪願登歌而薦祉

浮溪文粹卷之四

奏議

奏論趙士瑗高郵軍再任不當狀敷陳剴切
可為論事

之法

准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知高郵軍趙士瑗因發運司舉留令依舊在任其稽違朝命特降兩官蘇遲別與差遣令臣撰詞進入者右臣竊以人主之柄賞罰而已賞必及善然後人知所勸罰必及惡然後人知所懲未聞且賞且罰而可以為

政也謹按趙士瑗始以蘇逢赴官不肯受代朝廷怒其稽違朝命特降兩官又緣自陳四任堂除粗有勞效又發運使李祐劄子保奏復令在任臣不知朝廷以士瑗為是邪為非邪若以為是則方命不從者堯四凶之罪也不應使之在任若以為非則借留在任者漢循吏之恩也不應使之降官以一士瑗之身而一日之間可賞可罰臣竊惑之且士瑗自陳歷任有勞至據其所臨推之不去公違詔條不顧義理亦可謂無廉恥甚矣縱方今乏材

豈無一人可治高郵如士瑗者邪况新除人別與差遣在任人遷延依舊使有力者交結當權無日不居官無援者待闕及期輒為人所奪有十年不霑一日之祿者宣和之風也今陛下中興當痛革此弊奈何因士瑗復啓僥倖之門臣以為不罷士瑗恐人人効其所為苟欲貪祿則冒恥自陳及計會監司僥倖保奏者皆得之矣此風漸不可長伏望聖慈別擇能吏治高郵宜或且令蘇逢赴任斥去士瑗為後來鄙夫之戒所有趙士瑗依舊在任

降兩官詞頭臣未敢撰進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論宋晦落職不當行詞狀

准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宋晦落職令臣撰詞進入者右臣昨論王革等不當因赦復職陛下親降德音以為王革等係叅酌元犯降等陞叙今來臣僚論到若全不叙復即不需登極赦恩可於遂官吏更行減等降職臣狂瞽之言既蒙陛下留聽又煩聖訓委曲開諭如此臣雖至愚豈不知幸然臣區區猶有不得已者敢因宋晦再為陛下

陳之臣聞慶賞刑威曰君言賞而人不以為慶刑而人不以為威者非人君之道也陛下自臨御以來半年于茲矣宵衣旰食側躬修行非不勵精焦勞是宜天下之人無不畏威懷德然兵出則叛將用則北士大夫方命偃蹇莫知聽上其何故哉以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也其賞罰不當莫甚於因赦復職之人昔齊侯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惡惡也曰若子之言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

亡也日崇寧以來紀綱日紊其兼官據勢者非貲
結權倖則權倖之親也非誤國開邊以取賞則奴
事閹官以進身也如此等輩皆僕斯之材本非士
類乘時諄諄攘取公器如盜賊然考其平生一無
分毫可得之理以此清議不伸縉紳道喪天下切
齒馴致今日之禍幸陛下中興清議亦望稍伸縉
紳亦望行志承平之風庶幾可復彼一時饕竊之
人難盡行削奪適還其素分耳况名位已極矣家
貲已積矣子弟已官矣親戚已顯矣士大夫猶謂
有已不可追奪者為國家之恨今日陛下亦既深
知其非乃徒以赦恩之故復使纍纍然玷污清貫
將使終身保其寵榮一何小人常幸而君子常不
幸邪臣恐蹈郭君不能去惡之戒而四方解體也
或謂登極赦者人主非常之恩也於此而不復非
所謂曠然一新者臣以為赦所當復者復其階官
耳職不當復也何以言之階官者積歲月可至而
職名者人主所以待天下英俊一時甄擢之權苟
非其人終身莫得而至也且謂之復者言其才足

以當此偶緣過失奪之今赦其過失復之耳既止緣僥倖初無當得之理何名為復哉若小人其初得之如此其易既得之後奪之如此其難則英俊之人有以相謂矣曰我何以砥礪為哉正使褒遷不過與此曹等耳欲望風節之強事功之立豈不難哉議者又謂彼職名者朝廷既已與之矣若奪而不還如容怨何臣以為人上與奪但問其當與不當而已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以其公也李吉甫相憲宗省冗官八百員

吏千四百員亦不聞其容怨也彼吉甫管仲人臣耳猶能使人退聽如此豈陛下以人主權勢之利革數十年名器之濫而憂此數鄙夫不樂哉臣以為如宋晦輩治之不勝其多何足一一煩降詞命伏望陛下詔有司取會凡有職名者自觀文殿學士而下直秘閣而上共若干人每職分為一等每等集為一類各具得職奪職因依及其人勞劾過惡申三省用祖宗舊法每等止留數人無其人則闕其餘取旨雖未奪者悉行追奪不止於不叙復

而已又有雖當落職而寄錄官叨竊至銀青或通奉正議正奉者皆前日姦兇邪佞之人非所當得亦乞降至中大夫而止臣又聞昨降指揮前宰執子弟因惠澤帶貼職及待制以上者並罷而近日鄭修年億年公然以雜學士乞見朝廷亦不問而許之錢蓋以誕謾落職初未嘗復也而於奏狀擅帶龍圖閣待制而羣臣亦無一言及此臣竊未喻臣愚欲乞如修年億年並明降指揮孰為當得孰為當罷指定姓名錢板施行如錢蓋者問其何以

復職如無所因即重行黜竄庶免卿士大夫共為陛下守此名器輔成中興之業所有宋晦落職詞頭臣未敢撰進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論金人留建康乞分張俊軍馬策應狀

右臣昨自三月來得之傳聞云金人在建康築城為度夏計臣雖幸其不然然竊憂之以為中國困於腥膻而得少休息者正賴其不能觸熱故常已寒方至未暑先歸吾於半年間汲汲措畫猶每歲奔命不暇今若縱其度夏則長為巢穴無所忌憚

不知朝廷何以支吾泊到行在聞韓世忠列戰艦江中遮其歸路日有所獲且言金人窮蹙之狀臣竊欣幸以為三月所傳誕妄耳續觀黃勝備錄韓世忠捷奏又以為朝夕必可掃除今近二十日矣其耗寂然議者頗疑世忠奏報未必皆實兼數日人自常潤來者皆云虜於蔣山雨花臺兩處各劄大寨抱城開河兩道以護之及穴山作小洞子以為逃暑之地陸增城壘水造戰舡而采石金人已渡復回者纍纍不絕今且五月矣比常年去已月

餘乃反去而復回其欲留建康明甚如此則與三月所傳又偁符合臣聞金人動設詭詐尤喜為窮蹙之狀以欺我師我師墮其計中者前後非一今安知其本為度夏計而陽為窮蹙者特以疑誤我師邪建康為東南咽喉國之門戶也天下轉輸朝廷號令未有不由此而通者若金人果據此為巢穴則東西饋餉遂絕如人扼其咽喉守其門戶果得高枕而臥乎不知群臣日至上前亦嘗有反復及此者否豈直以為無事而所當講者承平之先

務乎抑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聞也不惟是而已人既扼我咽喉守我門戶則群盜亦將視我緩急以為向背國家果有力能使之退聽屏息乎况又有意外之憂所難言者不得不慮臣愚以為此事所係非細廟堂當若救災拯溺然朝夕在念及五六月間我師便利之時會諸將與韓世忠一舉掃除非特去目前之患將使懲創終身不敢復南其利害豈不相萬哉雖聞近遣張俊提兵過江節制浙西人馬迤邐前去以為策應此固陛下長算

也不知張俊果能為陛下有慨然立功之意乎臣愚欲乞專差得力使臣數人齎陛下宸翰星夜兼程自襄鄧荆湖以來迎陳俊軍令分數萬人順流而下仍於上流自計置糧斛載以自隨彼張俊軍既皆新人必精銳可用且敵人見上流之師突然而至莫知其數必破膽奔潰此制虜一奇也如其不然八九月間氣候稍涼彼得時矣撓會一失雖悔何追伏望睿慈不以臣言為愚輕此賊忽此事特加採納不勝幸甚

奏論諸將無功狀

審事情識時勢非特文章好馭將之道亦未有過於

此奏者

准行在御史臺告報正月三十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將來虜騎北歸或盡數過江或於建康杭越等州留兵戰據各當如何措畫及當於何處駐蹕除已令侍從官條具外可更令隨行在職事官各條具以聞者右臣竊惟金人為中國患雖已五年而自陛下即位以來祖宗土宇日蹙一日生靈塗炭歲甚一歲臣嘗稽之載籍自古夷狄強盛固

有之矣未聞有如今日之肆中國凌夷固有之矣未聞有如今日之亟雖至微弱之邦至衰闇之主敵人臨境猶能使其國人勉強一戰未聞以堂堂中國之大州縣所存者大半陛下英明之資勵精求治無失德于天下而犬羊長驅去巢穴萬有餘里如入無人之境至山東則破山東至淮南則破淮南至浙江則破浙江嘻笑而來飽滿而去坐令原野馱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宗祀不絕如綫以萬乘之尊至於乘桴入海俵俵然未知稅駕之所

其所以至此者何哉將帥不得其人而陛下所以馭將帥者未得其術也今陛下所謂將帥者誰乎臣知之矣不過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之徒是也論其官則膺節鉞之除兼兩鍾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者其寵可論極矣論其家則金帛充盈所衣者錦衣所食者玉食奢豪無所不至雖輿臺厮養皆得以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其志可謂驕矣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焚掠驅虜甚於夷

狄者陛下不得而聞也擁重兵居間處邀犒設錫賚者陛下不得而格也然天下之人猶以陛下寬之至此者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及敵人之來是數人者曾不能為陛下施鏃矢之勞獨張俊明州僅能少抗若更堅守數日待虜再來乘其機會極力勦除虜必終身懲創不敢復南此則俊忠於陛下也其利害豈真為今日計哉奈何敵未退數里間遽狼狽引軍而行其引軍而行也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以為虜性强復不嬰其鋒猶懼屠戮况

以致怨而去既不增兵益戍反旋軍空城以挑之
是前日至小之捷乃莫大之禍也未幾果殘明州
無噍類是殺明州一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
行者張俊使之也臣聞痛念自秋以來陛下為宗
社大計懼敵人之侵宵旰勞焦未嘗頃刻少安以
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當宿重兵故以杜克
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九江而以王瓌
隸杜克其措置非不盡善也若虜騎渡江杜克韓
世忠王瓌并力扼其前劉光世掩其後可使奔北

之不暇而世忠八九月間已掃鎮江所儲之貲盡
裝海舶焚其城郭為遁逃之計其比肩諸將聞朝
廷欲倚世忠為杜克之後者無不竊笑是世忠初
無為陛下拒敵之心也洎杜克力戰于前世忠王
瓌卒不為用劉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
韓柎朝夕飲宴賊至數十里間不知則朝廷失建
康虜犯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瓌使之也使
豫章太母播越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嗚呼
諸將已負國家罪惡如此謂須少畏陛下之威慄

臺諫之言日夜惶恐席藁負質請罪有司謝數州
生靈之死亦知尚有朝廷之法而張俊方且以萬
人殺獲數十人之功冒朝廷不貲之賞自明引軍
至溫道路雞犬為之一空居民聞來奔逃山谷數
百里間寂無人煙韓世忠逗遛秀州放軍四掠浙
西為之騷然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平江府自城
而外無不被害周望僅能守其城中而已雖陛下
親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
燈高會君父冒不測之險而不恤也王瓌自信州

入閩所過州縣邀索動以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
枉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方國家危急之時所恃
者諸將而諸將所為如此不知何以立國臣竊憤
之此事人皆知之而無為陛下言者豈以為不急
之務哉以天步艱難正藉此曹為重而不敢言耳
然臣竊有懼焉臣聞王者所以得天下者以得民
也得民者以得其心也茲者陛下南巡可謂播遷
之極矣而百姓尊君親上之志畧不少衰豈非祖
宗德澤結人之深而恃陛下為主邪所謂為民

主者平日取民財力以養兵緩急之時排難解紛而使民安業也今諸將聞敵人之來則望風遁逃及汲汲內相攻殘以為民害車駕所過一路則一路罹其戕所過一州一縣則一州一縣罹其戕今江淮兩浙已如此矣萬一幸湖湘幸蜀則虜人侵其前而無人以拒官軍殘其後而無法以繩是復為江淮兩浙無疑矣古者天子所臨曰幸言所過人以為幸也豈今日之謂哉臣恐人心一離而陛下無所恃也持此將安歸乎臣又聞張俊離明之

時士卒頗有願留擊賊者俊聲言陛下召之臣知其說矣陛下諸將皆本無鬪志方無事時例先取赴行在指揮以備警急警急則引去曰朝廷召我矣其實自欲遁而又假上詔令以欺其欲戰之人使歸非於上及用事之臣此尤可罪臣比至黃巖聞陛下使李捧屯兵縣中降旨麾云候金人至台州則前來温州是諸將既欲遁而陛下又令之使遁也夫士驅之使鬪猶懼不前况令人使遁邪然則敵人之長驅無所忌憚者適其宜耳何足怪哉

臣竊觀今日諸將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
唯王瓌本隸杜克克敗于前而瓌不救此不可赦
當先斬瓌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貶降使以功
贖過如張俊之軍獨可賞其有功將士耳所以移
軍趣遁者後也罪亦何逃如此庶幾國威少振昔
周世宗承五代之衰將士習為驕惰河東之敗一
日斬大將樊愛能等三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
不如志白起於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死杜
郵郭元振唐之勳臣也明皇怒軍容不整坐之壽

下蓋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是數君者
其知之矣何則人之欲無窮恩有時而既惟吾威
足以制之然後恤焉足以為恩况此曹平時厭飫
於虜掠之貲矣用幾何錫賚而能滿其意哉如有
賞而無刑是姑息之政耳自古有能以姑息而成
功者乎且漢高祖之興所將者韓信黥布彭越也
以今諸將之材視之何如哉所就者布衣而取天
下也以今諸將之功視之何如哉然高祖於是數
人者欲王則王之欲誅則誅之曾不能少貸此其

所以為高祖也故韓信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豈非將將者人主之職邪今陛下當以將將為職熟視諸將悍驕如此而無以治之異時張俊集西兵而來則又靡靡相效成風矣不知生靈何時息肩國家何時興復以臣觀之今日之兵今日之將玩習至此陛下已不得而用已不得而制矣非特無以責其至誠徇國所至人心震恐動有意外之憂有之不如無之臣愚以為虜退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再立紀綱新人耳目之時莫若擇有威

望大臣一人盡護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凡軍輒敢移屯以護駕為名者主將將佐僚屬並論如法仍使於偏裨擇人材之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為諸將之代以天下之大豈無數人將帥之材哉特為諸將所抑而不得伸耳若陛下馭諸將如臣所陳則虜或盡數過江或於建康杭越等州留兵占據守亦有功戰亦有功車駕回臨安或平江徐議所向留江浙亦可幸湖湘亦可如其不然雖大臣

忠貫白日謀臣如雨言利之臣能使錢流地上何益於事哉譬禦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巳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今日所急在於馭兵馭將其他皆非先務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臣愚狂瞽不知忌諱罪當萬死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修日曆奏狀

臣昨待罪禁林嘗於經筵面奏本朝實錄自艱難以來金匱石室之藏無復存者伏觀列聖自哲宗

皇帝而上皆有成書流傳人間頗有其本朝廷已訪而藏之御府矣若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陛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曆乞詔有司纂述未見施行臣竊惟自古無國無史史未嘗一日無書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以此見無國無史也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四時具謂之編年以此見史未嘗一日無書也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本朝宰相皆兼史官其重

如此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以廣記備言成一代之典也若曠三十年之久漫無一字之傳將何以示來世乎此其不可不纂述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則國家守文者不可無史蕭何入秦先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處民所疾苦以何得秦圖書也則國家

創業者不可無史今陛下躬受天命雖名中興實兼創業守文之事乃一代典章殘缺如此恐於理未安此其不可不纂述二也恭惟太上皇帝聰明睿哲之資孝友溫恭之德疇咨臣下言必成文裁決事機動皆合道在位二十年餘未嘗刑一無罪殺一無辜涵養生靈耕桑萬里視唐虞三代無不及焉淵聖皇帝恭儉憂勤招延聽納雖登至尊之日淺而膏澤浹於人心止緣奸臣誤朝馴致遐狩今若無書紀實恐千載之後徒見一朝凌遲之禍

亟不知二聖積累之功深茲事非輕群臣當任其責此其不可不纂述三也自古史官無所不錄况三十年之間朝廷之設施豪傑之謀謨政事之廢興人材之進退禮文之因革法度之罷行歲事之豐凶羗戎之服叛有本有末有源有流一法弛而不書則一法熄一事略而不載則一事隳且當時群臣間有在者以為忠賢邪不著其素行安知其可嘉以為邪佞邪不條其宿姦安知其可棄苟因散逸遂廢其書豈孔子及闕文之義哉此其不可

不纂述四也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孔子作春秋於定哀則其事詳於隱莊則其事畧聖人猶耳况其他乎中原失平三見閏矣及今耳目所接尚可追求更數年間事將堙沒雖有良史莫知所憑况比年風俗之衰公論不立士大夫取予皆出愛憎因一事為一人而著書行世者多矣若不乘時訂正則數世之後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是非渾殺白赤顛倒小人之說行而君子受其誣矣可不懼哉此其不可不纂述五也臣政

和中為著作佐郎修太上皇帝日曆東觀凡例臣
與聞焉今所領州又幸經兵火之餘獨不殘燬視
諸故府案牘具存如御筆手詔賞功罰罪之文尚
班班可攷失今不輯臣實惜之古之有國家者雖
顛沛中史官不廢況今邊烽稍息群盜屏除正朝
廷蒐補闕遺之時也伏望睿慈許臣郡政之餘將
本州所有御筆手詔賞功罰罪文字截自元符庚
辰至建炎已酉三十年間分年編類仍量給官錢
市紙劄募書工之類

呈以備修日曆官採擇伏候勅旨

浮溪文粹卷之四

浮溪文粹卷之五

奏議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書議論正大間架整齊

書而剗切過之

准尚書省劄子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手詔云云右臣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警人臣以未見未然之事自下劓上甘心蹈鈇鉞之誅義士猶不以為難今國家之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陛下宵旰憂勤未知所以拯救之術而

求言於臣等儻猶狃習故態用猥井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事君之義而陛下所以望臣等之意哉况陛下詔臣等以當今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要而卒曰當虛已而力行之此正臣等惓惓効忠於陛下之時也臣昨扈蹕温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為方今所急者唯馭將一事更無他說譬禦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為愚雖不施行然頗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愚猶守前

見敢再為陛下陳之古之進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甚盛之舉而至美之談歟是數者固人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不足以解紛何則虜騎充斥於中原群盜跳梁於諸路陛下專於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已為足以卻之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已為足以卻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諸將能使士卒為是以卻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貲已盈習成驕無復鬪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仗無一人奮

然為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為之黽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是豈為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於此有馭將之說三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古者人君之於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畧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哉議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尊榮操縱在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溥天搶攘國難未已方藉此曹為腹心孜孜拊循猶懼不濟奈何欲拂其心將誰肯前死且今諸將悍驕已成雖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所謂治之以法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以恩結人必有人臣為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肅顏真卿劾之王為之不敢當闕而乘李祐夜入蔡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劾之

祐曰今日膽落於溫御史夫光驅不肅違詔進馬於軍政未有害也而二臣以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復敢萌於胷中矣今諸將雖驕然臣得之傳聞亦尚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群臣方平居時聚談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為言及進言陛下不過倚聽目前為這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則未嘗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為細故而不足言也哉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於用恩恩過而驕有司時一警

焉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固而愈深也何不樂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馭將如馭馬必馭者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唯我之聽不然竊銜詭轡毀首碎胷雖跬步之間不能使之前矣高祖之諸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信方其圍於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距楚既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為楚王以信之

材而周旋曲折唯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知足以勝之故邪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已故甘心悅首為之用而不辭也大抵人君之於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便是以得其驩心者果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崇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漣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漣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漣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奪其印符而易置其部曲乎於戰勝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於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齷齪常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如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好惡如以劉漣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

耳如蕭何則發蹤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于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於前為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與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衛之徒不得而與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而已陛下以為謀之不減歟慎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窺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不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已比道路流傳遂以為陛下進退人材諸將或與焉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顧於此曹何有然致言者恐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臣為天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也今諸將率驟謁徑前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必得而後已朝廷豈不懼卑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見大臣必執

挺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為等威不如是之
嚴不足以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邪無國
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慎之重之博衆
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於朝廷
而為之使者也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售其說
則利於公而不利於私者必不肯以為可行便於
已而不便於國者必不肯以為可罷欲責其冒鋒
鏑趨死地難矣臣愚以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
儀每有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

政事堂亦有祖宗故事且毋使叅議論之餘庶名
分不至混淆而可以責其功效是三說者果行足
以駕馭諸將矣何憂乎保民何艱乎弭盜何患乎
遏寇哉若夫國財之生則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為
言也自五六十年來士大夫喜操生財之說民窮
至骨矣今四方盡為盜區國家所有不過數路數
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生之於此數十州之民古
者以暴賦橫斂為非尚有賦斂之名也今則直奪
而已耳古者以取大半之賦為非尚有半也今則

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暑耘黎面塗足終歲
勞苦而不厭糟糠者陛下不得而見也胥吏坐門
朝莫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比者陛下不得
而聞也貼妻賣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下不得
而知也尚何以生財為哉惟有痛加裁損庶幾乎
其可耳外之可以裁損者軍中之冒請朝廷不得
已而取民之財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
軍之中非戰士者率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
人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一

使臣之俸實兼十人戰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太
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官資
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稟朝廷謂之真命今則
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名軍中既得主帥
借補便悉支行錄廩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訪聞
岳飛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懼於憑陵莫
敢訶詰其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
軍興以來州縣貪殘之吏惟患盜賊之不來一聞
入境置軍期司率斂民財無復稽考恣為侵漁與

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於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中汎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之廩乘輿之奉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須索如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慾必無嬪嬙橫給宴游侈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使令妄予也然人主用財要須有名使有司與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於度牒則國家以虛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

以輕則輕免一時倍歛之瘡痍而實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毋以為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以惜也若內外並加裁捐大農之計雖未至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於前矣而臣有私憂過計者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蓋患之不可不豫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為患者豈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難不蚤圖之後悔

無及邪晉以六卿帥師而卒於分晉者六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於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亡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於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故而將帥之林遂至寥寥如此哉意徧禪之中必有英豪特為二三大將抑之而不得伸耳臣以為及今之時當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徧禪十餘人人裁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為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毋以臣人微而忽其言不勝幸甚

浮溪文粹卷之六

記

嚴州高風堂記

古之王者取天下而天下歸之蓋其功成志得之時也以功成志得而視士大夫皆以爵祿必有輕天下之心於是巖穴之間有人主不得而臣者出以唐堯之聖猶不能屈潁陽之高况其他哉士之所以自重如此亦非區區為其身謀也於以厲世則百年之風俗繫焉漢之二祖皆以布衣取天下

高祖之時有若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用里先生
世祖時有若嚴子陵皆人主不得而臣者也園綺
四人避秦之亂入商雒山待天下之定以高祖輕
士善罵義不為漢臣帝雖高此四人召之莫能致
也嚴子陵亦厭新室之暴不肯辱其身逮光武立
猶披羊裘釣澤中雖三聘僅能一致而卒不為帝
留是五人者其出處豈不相類哉然園公之徒晚
從太子之招畫自安之策正國本於談笑而史不
記其所終故西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以計行

為得而風節減於功名子陵本帝故人既物色求
之而來高臥不朝帝為親幸其館漠然不應譙三公
若奴隸然望印綬麾而去之終其身退耕于野故
東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尚風節以功名為不
足道也大抵園綺之徒學伊尹子陵學伯夷伊尹
耕于有莘之野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卒以憂
世幡然而從湯伯夷遭周武王之君猶以為薄竟
不食其粟餓死首陽之山故孟子曰伯夷聖之清
伊尹聖之任又曰聞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有立

志子陵世家富春既歸耕于家後人名其釣處為
嚴子陵瀨奉祀千餘年不衰今釣瀨并臺俱存而
富之境析為嚴州紹興七年吾友重弁令昇為是
州暮年政成乃為堂於州治之左日從賓客觴詠
其上而名之高風以景慕先生之賢且立文正范
公所述祠堂之碑於其傍而求予文為記令昇可
謂能尚友千古矣令昇清介有守觀其所慕足以
知其為人故余論先生出處大槩以告令昇使併
刻之

洪州右獄盡心堂記

世稱臯陶以刑事舜其後封於蓼云至春秋其國
先亡以為用刑之戒余獨以為不然漢于公袁安
郭躬以決獄陰功遺福子孫卿相封侯累世孰謂
臯陶明允篤誠而以刑之祀哉蓋君子常患澤不
得施與施焉不遽及物若持法之手司人之命不
擇位小大皆得以行其志者惟刑為然使吾聽訟
如召伯折獄如子路哀矜如曾子君子怙焉小人
焉雖世世獲福可也然君子亦豈先處已禍福

議人之生死哉期無愧而已矣吾友蕭適用恢踈樂易人也始吾與之游得溫厚之氣於眉睫間每上府休輒坐曹處處令輕重訊報爰書不以諉吏平反決讞必以其情諸罹文法者皆不恨余知其以刑受福也他日斲廢圃立屋數楹列美蔭于前為亭對峙而求說於余余以為王制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蓋古之君子於人無所不用其志今吾與子一杯相屬於此亦思有

向隅悲泣滿堂為之不樂者乎亦思有禁而寒不得衣飢不得食者乎古之循吏鮮不以仁成名酷吏鮮不以刑取禍輕用民死以喜怒行之幾何不挽弓自射乎故余書以遺適用并告後之君子毋為捨福取禍必無愧於心然後可以樂此

清風堂記

婺源去州二百餘里皆取道山間攀緣不可舟車之地當四方之窮非人物都會土著之民且十萬寡求而易足多負豪使氣爭為長雄難於彈治故

吏之宰婺源者往往畏避隱去如探湯然蒙被惡聲既久而不衰然邑有溪山之秀足以宴樂卒歲無過客使者厨傳之勞足以安逸其人實聰明廉武好義而尚施苟幸而得乎有終身不肯違法者故至而悉其風土者亦樂而安之崇寧三年叔孫元功之為政也胷中涇渭甚明既來而得民所以易治之意則畧除煩苛一鎮之以清靜蓋未朞年而數百年之陋坐失於談笑之間於是昔之吏俗朋黨投隙抵巇為鑿穴首鼠者既已化而為心膂

股肱而推埋剽輕武斷鄉里為奔蜂乳虎者亦從而為嬰兒處女元功多民之洗濯刮磨果可以興治也乃築燕居之堂而以清風名之余聞而嘆曰天下之物蓋無不可化者然其所以化非深於理者不與焉今夫徜徉於萬物之表而人得之以滌煩解暑者惟清風為然是故至人之所御隱君子之所賞騷人才子大夫之所樂政足樂也如使不善為政者結意於繩墨之端置民于牛羊之地物我俱弊矣乃始絲枲而理之政之愈勞而愈熾而

其於治日益遠矣尚能知清風所以滌煩解愠之
理而與民同快適之樂哉惟元功才有餘而不區
區俗務之所營徒以從容無為使斯民灑然以新
釋然以喜而元功亦將鴻漸於此而羽儀于天朝
也宜其所得清風為尤多且吾邑雅多秀民安知
無儒者作穆如之頌歌詠吾子以配斯堂之永乂
者元功博古靖深君子也觀其命名之意是以知
其為人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鋪叙詳贍其推獎
子厚寔以自况也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為邵州刺史道
貶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
為柳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
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
四千餘里極窮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
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聞天下先生為之不幸可
也而零陵獨非幸欤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
間坐法華西亭見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剪薙
榛蕪薙他計切
芟草也搜竒選勝自放於山水之間入冉

溪二三里得尤絕者家焉因結茅樹蔬為沼泚臺
榭目曰愚溪而刻八愚詩於溪石之上其謂之鈞
鈞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溪而出也其謂之南
澗朝陽岩袁家渴渴音蕪江百家瀨者汜瀟水而
上也皆在愚谿數里間為先生杖屨徜徉之地唯
黃谿為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未嘗到則豈
先生好奇如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水之趣而亦
游之不數邪觥切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距先生
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谿鈞鈞潭南澗朝陽

岩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亭
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谿
則為峒獠侵耕崆危往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
寺曰此法華亭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
江者是也其果然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
唐賈誼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統三十餘年耳
其談治道述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
相躡有之末而至於劉向揚雄益精深不可及去
古未遠故也唐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

者如陳子昂蕭穎士李邕燕許之徒燕音烟燕公張說許公蘇頌固不為無人東漢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坐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生未及為時君所省而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見於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為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壞

竒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之祠先生於學於愚谿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攷焉某月日新安王藻記

文正公祠堂記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夫直之為言大公至正之道也以大公

至正之道固守而力行之不為富貴貧賤威武之所搖奪雖乘田委吏之卑亦必盡吾誠充吾職卒而至於立國家定社稷安邊境伏羗戎其功烈與日月爭光而精神折衝萬里之外謂之氣塞于天地之間可也後世見古人功名之盛以為類出於偶然不知蚤主素定於胷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其銘鼎彝書竹帛者非一日之積也文正范公未第時已慨然有天下之志不以生死禍福動其心逮遭明天子有為於時其立朝如史魚汲黯其憂

國如賈誼劉向其守邊如馬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卓然大過人者國史失其傳故不得而不紀也公以進士釋褐為廣德軍司理叅軍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數以威怒臨公未嘗少撓歸必記其反復辨論之語于屏上比去至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非明於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者舊矣公卒二十年而高郵孫覺莘老為廣德軍始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有九年丹陽洪

興祖慶善來守讀莘老之詩而慕之初廣德人未
知學公得名士三人為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
第者相繼于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宮
使學者世祀之而屬予記其事嗚呼公之盛德豈
待文而後傳而藻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實盡忠
於唐世徒以為一時奮取功名之文而不知居官
必有可書之事柳宗元為撫其實上之史官今所
以知段大段逸事者宗元發之也秀實固不足以
擬公而余幸從慶善得公之詳與夫徵夏無且畫

工為無所愧安知後世不采此以補史官之闕乎
然慶善為政而首及公可謂知所本矣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文正公有焉好賢如緇衣慶善有焉其
何可不書

紹興九年六月
新安汪藻記

浮溪文粹卷之六

浮溪文粹卷之七

記

鎮江府重修州學大成殿記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世之短長視積累之厚薄其祀之隆替視子孫之興廢何則吾之所以有天下國家者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足以庇民也民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利加其身則世世戴其子孫事之此吾所以處其廟祧之尊而饗其歲時蒸嘗之奉也苟為無以承之祀從而隳矣惟夫

子則不然未嘗有天地一民之封也而教實行乎
天地之間所謂息爭已亂之道者與萬世共之天
下用吾說則治不用則亂既不用而亂矣朝用吾
說夕治如初天下復相率而祀之其祀益修而嚴
則其道益尊而明此三代之子孫於今為庶而夫
子之祀與天地相為終始也夫子之歿千有餘年
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所以講求而祀之者不為不
至然未有如本朝之盛者也方其盛時廟學之興
溢乎四海之外雖蠻貊戎狄之國莫不知夫子之

尊鎮江有學在州子城東南隅經始於太平興國
八年後五十七年新而廣之者文正范公也艱難
以來鎮江適當兵衝故學宮壞為壘舍徽猷閣直
學士新安程公來牧之數月大成殿復及於焚一
日公過而嘆曰嗟乎釋老二氏吾儒操戈而逐之
者也今道官佛刹圯於戎馬之餘纒纒日耳已紛
然相望於國都其徒志堅而材足以有立故也吾
夫子息爭已亂之道有功于世如此而吾徒又奉
明天子之命尸教于此反熟視不為可愧也乃謀

費於州人會州豪及浮圖氏有以其羸來獻者於是鳩材庀工諏日之良而郡丞韓仲通葛祐之教官鄒全嗣實左右其事數月而臺殿成屹然起於江山形勢之中與之相稱其室筵屏攝階序門庭與夫像設器陳又皆秩秩繩繩無不應圖合禮他州之祠莫及也於是人以程公為賢嗚呼學校之事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况出于干戈之後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之築宗廟宮室臺榭門廡莫不為其國史所書而以學校見于六經者魯之類宮鄭之鄉校而已豈當時以力政相高而不暇及此耶抑公卿士大夫知此為治亂之本者少也程公以經術決科飾吏事以儒雅而所至皆可師宜知所本矣學將成而公去其屬劉頴士王昺以諸生之請來告曰願書以貽後人乃為序而詩之詩曰萬物一氣統于乾元夫子之道與之並尊峙山行川莫地之厚夫子之尊與之並久惟昔旬始彗于紫微箕蓋棄道學門牡飛坐令此邦祀不蠲肅伊誰新之自我賢牧爰徹灌芥列為飛甍

京口之宅曲阿之城絃歌在堂一洗鋒鏑曲阿之城京口之宅偉哉茲舉非公孰能嗣我文正百年而興左江右山輸秀於此為邦生材以篤王祀

永州玩鷗亭記

余謫居零陵得屋數椽瀟水之上既名為僂人人罕與之游又地承凋瘵之餘無可游者故一年而病二年而蘇三年而心樂之四年而視我如人視人如物休休焉不知憂樂之所在屋臨大川愚溪之水注焉因結茅茨為亭面愚溪之口有群鷗日

馴其下名之曰玩鷗客有過而問焉者曰玩鷗之說聞之舊也今子之鷗信可玩乎余曰我與物同見於天地之間者以形而我之知物物之知我者以心使吾心有以勝物則李廣之石可使為虎使吾為物所勝則樂令之弓亦能為蛇是二者無情之木石也徒以人心之故使之若出於有情如此苟吾心反如木石而無所示焉則鷗莫得而窺矣何為而不可玩哉余少迂踈狷介自知於世無一相宜者頗欲全生養性於麋鹿之群以終其天年

而遂吾平生獨往之志蓋漫仕二十餘年雖三仕三已而人不吾嫉也無何脫下澤之鞅入承明之廬佩會稽之章則甞微見於言面者多矣故近者聚而尤之遠者趨而和之一斥而置之三千里之外此正群鷗舞而不一之時也吾於是杜門息交朝飯一盃夕飲一尊日取古今人書數卷讀之怠則枕書而睡睡起而日出矣幸無疾病則復飯飲讀書如初此外無一毫入於胸中頽然不知天地之大而環堵之隘也庶甞所謂心如木石者則鷗

之馴也固宜然俛而喙仰而四顧物之常情也今鷗忘其常情而與吾相從於此顧樂矣安知他日無欲取鷗而玩之者哉幸鷗無忽客笑曰書之壁以告來者可乎余唯唯紹興丁卯正月新安汪藻記

長興周如愚殖齋記

以耕喻學意
新而詞麗

余少時喜之壟上與知田者語其始過焉苗之芄芄然者若孺子之起而欲立也其再過焉稼之芄芄然者若成人之愿而欲進也其三過焉穡之肅

肅然者若壯夫之材而欲試也於是余三過而三有得焉曰嗟乎物化之速也如是哉其天時地利之得乎農者曰吾於此致力焉進乎天時地利矣吾自土膏之作未嘗食頃舍田而嬉於孺子也懼其仆日再視焉於成人也懼其汨日三視焉於壯夫也懼其搖日五視焉天時有雨陽雨之過也能腐之暘之過也能槁之吾而節之以畎澮之盈虛地利有肥瘠肥之過也能淫之瘠之過也能耗之吾而時之以蓄畬之深淺於是乎有穰莠之傷螟

螽之灾吾認認然防之甚於盜賊之操戈入吾室也故吾常得歲焉良農之耕其獲三勤也常農之耕其獲半怠也吾力田于茲數世矣而未嘗知水毀木饒火旱之變汪子聞而嘆曰善哉吾問力田而得學者日新之道焉閔子馬曰學殖也豈欺余哉長城周如愚闢便坐於其居之旁而求名於余盖有志于學者故余篆其楣曰殖齋而并書其說以告之紹興戊午十一月新安汪藻記

鎮江府月觀記

描寫景物壯麗宏偉中間一段學東坡凌虛臺超然臺記

京口以江山名天下其來尚矣而國家屏蔽尤重於晉宋齊梁之間觀其千嶂所環中橫巨浸風濤日夜駕百川而乘之其形勝之雄實足以控制南北豈直為騷人羈客區區登覽之勢哉州治之西有樓焉並城而出名曰千秋者考諸圖志始於晉王恭之時繇樓西南循城百餘步忽飛簷曲檻峯然孤起於城隅之上望數百里見之者月觀也紹興八年吳興劉岑季高來刺是州州承廢亂之後公私掃地無復故時季高以精明強敏之才易民觀瞻於談笑之頃既府寺閭井鳩集經營悉復其初始暇皇於游息之地乃即月觀之址輯而新之客有登而歎曰嗚呼壯哉未之見也前此頽蕩圯棟蕪沒於蒼煙灌莽之中雖江山不與時變遷者亦莫吾覲今晨霏夕靄晴嵐煖翠復得於几席之上而風颿浪舶離鴻落鷺畢陳於尊俎之前如客得歸如蒙得發也季高於此可謂能矣非政有餘力能若是哉或曰是未足言季高之政也季高勞於侍從之事出分天子顧憂方時艱難此州實為

襟要其經理規摹必有足大者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鷓夷子皮之所從逝也其西曰瓜步魏佛狸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江之中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計其一時英雄慷慨憤中原之未復反虜之未禽欲吞之以忠義之氣雖狹宇宙而隘九州自其胷中之所積亦江山有以發之今攬而納諸數楹之地使千載之事了然在吾目中則季高之志可知矣然自有天地則有山川其閱人多矣而山川

勝處非人不傳襄陽峴首以羊叔子傳武昌南樓以庾元規傳蜀人籌筆驛以諸葛武侯傳吾知月觀與季高之名籍籍天下矣姑書其本末以補京口故事之遺使後人知此觀復新自吾季高始豈不益可喜季高曰可哉紹興八年十一月汪藻記

浮溪文粹卷之七

浮溪文粹卷之八

序

蘇魏公文集序

所貴於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群倫之情使千載之下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為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篇之書叙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於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揚子之書數萬言言秦漢之際為最

詳簡雅而閎深若無以異乎西漢之文也至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歸於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經則當時所謂儀秦犀首谷永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門墻殆冠屨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揚文公倡之於前歐陽文忠公繼之於後至元豐元祐間斯文甞於古而無遺憾矣蓋宋極盛之時也於是魏國蘇公興于時公以博學洽聞名重天下者五十餘年卒用儒宗位宰相一時高文大冊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來國家大號

令朝廷大議論莫不於公文見之然公事四帝以名節始終其見於文者豈空言哉論政之得失則開陳反復而極於忠論民之利病則援據該詳而本於恕有所不言則已既言於上矣舉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若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家九流律歷方技之書無不探其源綜其妙者在公特餘事耳此所以一話言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革澆浮而已媮薄與軻雄之書百世相望而非當時

翰墨名家者所能彷彿也公元豐中受詔為華夷
魯衛錄書成序之以獻神宗讀之曰說卦文也今
攷其書信然則公之他文可知矣公歿四十年公
之子攜始克輯公遺文得詩若干內外制若干表
章疏誌銘雜說若干使某與觀焉某少誦公文以
不獲拜公為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之可謂幸矣
故謹識其端而歸其書蘇氏紹興九年二月十五
日具位汪藻記

吳園先生春秋指南序

六經唯春秋為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
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為人治而不明乎賞刑何以
為國此書之所以作而為萬世法也雖曰以匹夫
而行天子事有所謂婉而成章者然其褒貶一出
乎天下是非之公豈故為殊絕甚高之論使後人
有不可及之歎哉不知班固何所授之立為弟子
退而異言之說開後世諸儒相詬病之端使當時
誠有異同不應復云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孟
子去孔子百餘年於書武城詩雲漢莫不疑之至

春秋則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而已未嘗片言
置疑於其間也被亂臣賊子者豈曉然知道理之
人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聖人之書也懼天
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興而聖人之經始不勝其
繁好異者曰聖人之言窅然幽深必有不可以近
情常理度者當冥思而力探之於是枝葉蕃滋無
所不至人人務其已說之勝而莫知求至當之歸
乃至子而以父學為非弟子而以師說為愚况其
他哉則春秋不明三傳亂之也本朝自熙寧以
來學者廢春秋不用數十年間篤學而好之者蓋
不為無人然一時章分句析之學勝故雖春秋亦
穿鑿破碎而不見聖人之渾全政和間余過山陽
吳園先生張公在焉先生謂余曰學春秋而不編
年無以學為也吾嘗以諸國縱橫列而類見之聖
人之意了然矣當今子見吾書余未及授而先生
亡未幾先生之書盛行于士大夫間因得伏而讀
之曰嗟乎聖人之意豈遠人哉曲學蔽之耳先生

閉戶讀書二十餘年其見於世者固已碩大光明而所出裁一二而已則求聖人之心而得之者豈獨此書哉雖然以此書考之先生之志亦可以槩見矣紹興十年七月門人汪藻序

跋

書陳文惠公逸事後

文惠陳公相仁祖每內批夜下不過十刻忽夜分有御封至私第公不啓封來日袖至榻前屏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姦人附會請正母儀

非陛下本意有不得已者若誠此事臣不敢啓封以示同列仁祖首肯曰姑置之妃即追丹溫成后也當時於墓刻神道碑不敢書公薨百餘年公之曾孫右中大夫直秘閣堯始錄以示人嗚呼茲舉也天下之治亂繫焉文惠公不動聲色開悟轉移於談笑之頃一旦致其主於漢唐君之上使當時有秋毫容悅之心其失可勝計哉可謂仁人之言而一言興邦矣自古妃匹之愛父不能得之子君不能得之臣所謂難言骨肉之間者也文惠公及

此固社稷之臣非吾仁祖有從諫之聖亦安能容其臣如是之大乎後世於此可以觀一時君臣之盛而為萬世法矣紹興十年十二月臣汪藻書

跋東原集序

嘉祐六年先人為泰興令歲大水民田與江通無從得食轉運使督秋輸不少貸諸縣皇恐聽命獨先人哀其窮悉蠲之轉運使大怒文移如星火先人處之自如也其冬事聞詔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龔公鼎臣安撫淮南至泰州部使者皆從公立諸

縣令庭下數之曰人飢不能自存而汝必得租為民父母當如是乎泰興令可尚也乃會部使者郡守食堂上泰興令與焉且使交章薦之某為兒童時記先人之言如此恨不知龔公出處之詳後六十年至零陵得學易先生所書集序讀之歎曰龔公千載人也因知士欲行其志非得大君子無所知名反獲戾焉者有之况交薦之幸哉公於是能舉直錯諸枉矣紹興二十一年三月男藻書

浮溪文粹卷之九

碑

信州二堂碑

文甚豐腴詩亦溫雅愈讀愈有味

宣和二年十月盜發青溪入睦入歙入杭蹂十州之地間以兵圍信不克天子為出禁旅付大臣討半之初青溪民阻山為暴吏不時制浸劇部使者不以聞益放兵無所忌至攻府等畧人民由是東南皆警時守州令邑者疆比壤連無一人奉尺書為朝廷言者獨信州王君曰賊興篁竹間不旬日

其鋒如此勢非可以朝夕破者今不百里俯吾境萬一不戒如吾民何即斥金帛募士增陴浚湟修戰鬪具按蹊隧所通者一十餘所悉以兵戍之用通守王侯策起其屬高志臨付以軍政條便宜章十餘上且以計策告當路之用事及城守者十二月賊覆淝東軍張甚頃之焚婺源開化屢以兵倡信知有備引去正月攻江山常山殘之於是繞信境數百里皆為賊區君居其中部勒諸將益嚴與王高二侯戮力締謀屯韓巖以扞開化屯館頭以

扞常山屯竹巘以扞江山深溝固壘日揚兵境上為不可測者獨柳家都不為備精匿甲數里間志臨以親兵仆旗鼓踵其後賊果虞三戍之衆不敢犯二月既入衢則鼓行寇柳家都營嶮峙帳蓋歐人為兵欲必舉信初以偏師嘗我克之已而盡銳攻號十萬志臨出奇兵鏖擊賊大敗拔營去追奔數十里焚湯俘馘至不可勝計縛其偽統軍以獻因分其兵為三一自韓巖復開化一自館頭復常山一自柳家都復江山長驅迅卷遂復衢州賊

之在他境者皆望風遁去東南以平於是天子下詔曰信州守臣愈斬虜有功其進職若官殊等通守舜舉亦裨贊之良也增秩次之而以志臨為衢州君與王侯既相與侈上之賜而喜釋於守城之勞也廼築堂二曰示喜曰後樂而書其本未來請某曰天下之事所貴於智者以審於禍福成敗之机而圖其大者區區一時勝負之功不足議也方盜奮于承平百年之餘民不知兵吏不知守獨君察於兇微慨然以書抵在位者或非笑或怒且排妒之卒之無一不如君策及情見勢屈而向之為吏者方徇于故常曰吾知謹簿書期會而已吾書生也何以兵為巽懦譎張爭為完軀保妻子之計視刈其民如草菅然而無以善之曾未有奉一州六縣無秋毫之失歸報天子如君者而余顧以為區區一時勝負之功者誠以信於江南為四塞地使信然吞噬之心西搖撫南闕建北擾宣饒則雖磨以歲月未能遽下也唯君以方千里之地屹然於橫流奔涕之中扼其吭答其背使氣奪力殫不

能尺寸進卒夷其衆當是時並江循海三路三十
餘州皆堅壁清野倚君為重則君之建立為何如
哉是宜天子差功第賞書君令甲而信州一日暴
於天下則斯堂之以喜樂名者君與信人果得而
私哉君通經術長於吏治所至皆可紀始君之至
州無十日之羸既二年而蝕腐粒陳以之賞功募
士調兵食皆出於此可謂為政知所先後而非偶
然立者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帝奠治以天為區兼彼南服大江之隅八聖休

養徂于丕平有不能馴嘯呼以驚奮厥蝼蟻敢仇
王師帝顧在列孰子往咎矯矯禁旅統之公侯春
禡于野旋師麥秋囚獻刑得第勲策勞孰固吾圉
予其汝褒在列咸啓信為偏城曰守臣愈實能弭
兵唯昔首孽衆為不聞曰此徯者吾疆懼紛迺理
隍壁迺袞選鋒爰走爰集嚴兵待攻賊屢闖境引
師環之一遇麀擊崩奔不支坐以支堞扼其三方
隣國仰首如川得防帝曰俞哉唯女予力錫之命
書光寵而國愈拜稽首敢揚王休迺作華屋睇山

俯流君在斯堂寄適雲抄里民戶歌雜以嬉笑君
在斯堂賓客粥粥間於憂虞起舞相屬民祝君壽
長為父師毋或去我帖於墊危士曰君材維試之
伪音勒如何此州私我賢伯凡厥本剽載之民
謠來者是式君將在朝我為頌詩繫史之訂匪民
之私天子之慶

祭文

祭河文

惟神以海為宗主百穀也霧電風雨氣停蓄也曰

雨曰暘相民欲也鞭笞犀龍起潛伏也方春敷榮
俟嘉沭也胡為陰陽戾盈縮也冰漸既融潮未復
也戢然千艘尾啣屬也聖人中天世司牧也一夫
阻飢為頰蹙也貌貅萬屯懼枵腹也神寧惡予倦
揮沃也靈呵豈難費升掬也詔恩臨祠奉牲玉也
尚驅雲師晁霑足也繫邦是圖匪私瀆也

傳

郭永傳

筆力老健有遷固風
范曄陳壽不及也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髯

郁然望之如神人以祖任為丹州司法叅軍守武
人為姦利無所忌永數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臨
永永不為動則繆為好言薦之朝永因盡忠以報
後守欲變具獄永力爭不能得袖舉牒還之拂衣
去擢清河丞尋知太原府大谷縣太原帥率用重
臣每宴饗費千金苛取諸縣以給大谷民富其歛
尤亟永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
以資觴豆之費可乎脫不獲命令有投劾而歸耳
府不敢迫縣有潭出雲雨歲禱水旱為常縣禱未

應乘北譁民永杖巫身暴日雨立霍縣人刻碑記
其異府遣卒數輩號警盜刺諸縣短長游蠹不歸
莫敢迓永城致之府府為并他縣追還於是府檄
及部使者文移有不便於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
遂寢而不行客謂永世方雷同母以此賈禍永曰
吾知行吾志而已皇恤其他大谷人安其政以為
自有令來無永比者既去數年復過之則空一邑
遮留如永始去調東平府司錄府事無大小決永
吏有不能辨者私相斬曰爾非耶司錄耶除通判

鄭州燕山之後以永為其路轉運判官郭藥師也
邊怙恩暴甚與民市不償其直復毆之非壞目折
支不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永曰安中不治且
難制永請見而顯責之不從則取其尤者磔之市
無辭也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乎藥師驚曰何
謂也永曰前日將軍杖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
軍腹中客遇之日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
報上也今方倚將軍為重乃縱部曲戕民不禁平
居尚爾如緩急何藥師謝無愧容永謂安中曰他

日亂吾邊者必此胡也已而安中罷永亦辭去移
河北西路提舉常平會金人趨京師所過城邑欲
立取之於是歲大寒城池皆冰虜率藉冰梯城不
攻而入永適在大名聞之先弛壕漁之禁人爭出
漁冰不能合虜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遷河
北東路提點刑獄時車駕在維揚命宗澤守京師
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要檄永與帥
杜充漕臣張益謙相掎角永得檄大喜即朝夕謀
戰守其固結東平權邦彥為援不數日聲驚河朔

已沒州縣皆叛虜來歸虜亦畏之不敢動遠近安
然居亡何宗澤死克守京師以張益謙代之而裴
億為轉運使益謙億齷齪小人也會范瓊脅邦彥
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塊然孤城居其間虜
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
徂繫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遮梁
宋虜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
死守徐棧其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齎
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虜攻

益急倖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
不降無噍類益謙輦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
吾濟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
堅完可守汝曹努力賊不足畏也衆感泣質明大
霧四塞虜以車發斷碑殘礎兩城中樓櫓皆壞左
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
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
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
億率衆迎降虜曰城破始降何也雜然以永不從

為辭虜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粘罕曰阻降者誰永熟視久之曰不降者我尚奚問虜見永壯貌魁傑且夙聞其賢乃自為夷語數十言欲以富貴啗永而降之永嗔目唾罵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虜令譯者申諭不已永戟手怒罵不絕虜諱其言麾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我死我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繫者無不以手加額為之出涕虜令斷所舉手并其家害之時年五十三建炎二年十一

月甲子也即日語傳城中雖素不與永合者皆相向慟哭虜去相與負其尸瘞之永博通古今得錢即買書家藏書萬卷因事為文皆可錄而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節者未嘗不慨然揜卷終日而尤慕顏魯公為人喜面折人過退無異言聞秋毫之善必嗟咨獎成如不及士友以此嚴憚而歸之杜克守大名名稱甚盛永嘗書數策見之他日問其目曰未暇讀也永數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得名聲以此當大任解不顛沛

者公等足與治乎克大慙靖康冬虜再犯京師中外阻絕或以兩宮北狩告永者永號絕仆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日聞元帥檄書至始勉強一餐其忠誼蓋天性若夫事親孝與人忠輕財篤義而於吏治精明皆永餘事其大節如此他不足為永道也紹興初始贈永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謚勇節官其族數人

贊曰嗚呼靖康之禍豈不哀哉以二百年全盛之中國而在位皆拘孥章句之徒謂名節為非所急士之精銳銷與盡矣一旦為虜所乘無不全軀保妻子奉頭鼠竄或甘心污辱之地而不悔永以身殉國至勉其家必死非所謂烈丈夫而不為世所推移者哉當是時以節死者雖不為無人者劉韜李若水向子韶霍安國張克戰揚邦乂皆其章章尤著者也然罵賊不屈無如永者故掇永平生行事著于篇有以見永立大名而奮不顧身者有所從來非偶然發也

書

見謝給事書

古之欲以才能見世而卜於大賢君子者有從收
器而立於堂下有扣牛角而歌於轅間甚者或掃
門拜塵幸一日之盼睐切以為人之才能譬如金
石之有聲芝蘭之有臭其實既立名則隨之灼然
有不可掩者何至為區區乞憐自苦之態哉然使
其屈道伸身邪雖深居簡出牢關固距如水北山
人終南捷徑何足補於進退之數如誠屈身伸道
其求之者不勤則其告之者不篤其見之者不恭

則其與之者不至雖重珥之勞執鞭之辱未害其
為好賢慕善也蓋大賢君子方其從容人主之前
自任天下之重咳唾出珠玉叱咤生風雲其勢位
益尊則其門墻益峻門墻益峻則非素侍於左右
終莫得而進焉及去國弥年絕意當世釋事權之
攫拂而自遂於逍遙之濱非特一介之賤得以接
未光而承餘潤也雖樵夫野叟亦或並游而爭席
焉當此之時其身之不幸而遇之者幸也故詘身
伸道者從焉某自兒童時聞閣下之名如東隅之

日雖未赫然經天而溫厚之氣固足以感人也如清濟之流雖不浩然行地而浸潤之功固足以成物也故論者以王佐之才許閣下既而款賢士之關閩南方之學者與中朝之士大夫莫不以得交際為榮其慨然在斯人之列而閣下方任言責某以疵賤之身莫能與也迺者屏跡此方而閣下在焉私自喜幸以為終身願而不可得者今得承談笑然亦安知天意不以我公少留於此滿願見者之志邪然天下之理莫難於相知之間蓋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至者矣宜陰有相之者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故以牖間半面而終身不忘家有名士三年而不察者此豈可以久近親踈計哉某於閣下其生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其任也位之相懸有不可勝言者而又無肺腑之親介紹之先容也果何足以取閣下之知邪然比之三年而不察者則為不足與夫半面之頃者顧有間矣聽其言而知真偽觀其容而識邪正考其文而見所養亦足以得其粗矣而曰必試之事待之久而後察之

者非忠恕之言也故輒干典謁而自託於無能之
辭以為贄焉悚息俟命不宣

銘

熊叔雅研銘

禹鑿餘韜瘴嵐安得之虹貫巖斷為泓攜北南毛
褚陳其友三出瓌辭與古參

董天仕研銘

圓其中蒼壁擴窅其前初月破出天滋如炙輶為
臞仙零寶唾

浮溪文粹卷之九

海味雜貨

古書流通

浮溪文粹卷之十

神道碑

尚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

叙事詳贍
銘尤高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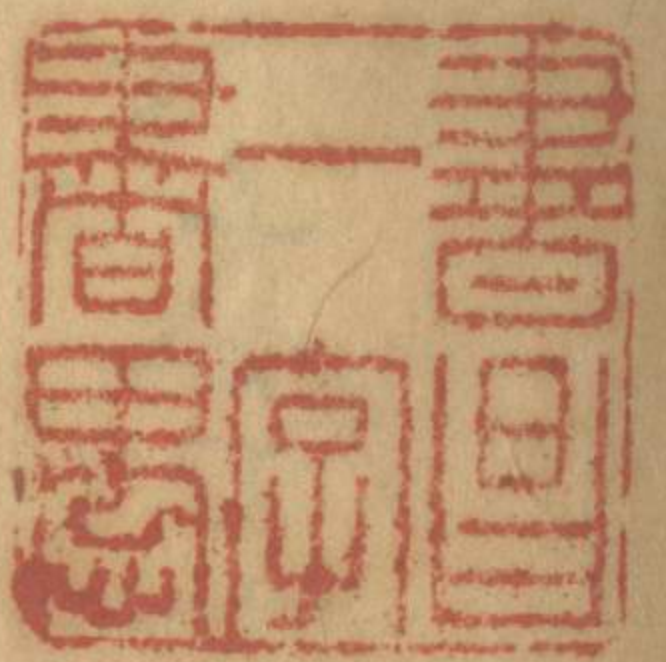
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明年春天子在野虜

索金繒無藝府庫不足以民財繼之詔尚書梅執

禮侍郎陳知質程振給事中安扶督民輸一日虜

坐城闔猥謂四人者曰吾國賦羊馬於民率比屋

相甲乙若甲輸而乙否則執而誅之誰敢違者意



民窮且變生將投隙而逞四人者同辭而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於金縢何有哉顧誠亡有塞責虜大怒問官長安在歆加以罪而置其餘程公恐尚書坐之遽前曰皆官長虜不勝其忿四人者皆死之建炎初上即位哀其忠降璽書褒歎各進官七等於是程公自承議郎進朝議大夫官其子若親屬二人下饒州給葬事遣官護視厚賻其家言者謂未足酬公復以端明殿學士告其匱公諱振字伯玉饒州樂平人太王父承憲大父溥父翔世業儒為聞家翔以公故贈朝請大夫公少有軼才未冠求師友四方入京師游太學必秀出其輩類一時名士如張商英陳瓘張廷堅鄒浩悉見之迎門崇寧三年車駕幸孔子祠見諸生太學公以高第補將仕郎除和州州學教授留為辟雍錄久之遷博士會詔近臣求人材可用者或以公聞召至政事堂擢太常博士以親老丐外得提舉京東西路學事秩滿留居東州五年奏立孟子冢祠以公孫旦萬章從祀皆見聽改

京西南路提舉常平入尚書為膳部員外郎逾年
拜監察御史時大臣崇黨相軋若水火然一時士
大夫鮮不附麗公孤立行一意屹然其間人服其
正遷辟雍司業兼太子舍人改國子初見太子東
宮言古者大祭祀登餽受爵必以上嗣既禮備載
具元豐彞典具存昨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與非
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太子矍然曰初無人及此
由是驟加獎重後每進說古人治亂輒向納之遷
左司員外郎兼官如故時方臘暴浙右聲搖京師
公從容為宰相王黼言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
幾稍革當天意順人心黼快然不悅曰上且謂黼
挾寇奈何公知黼忌其言不答趨出然太子薦公
甚力外廷莫知會兩省官缺上曰程振老成忠實
必以為給事中黼銜前忿不能平白公資淺且雅
長詞令止除中書舍人已而中書侍郎馮熙載黜
知亳州黼怨熙載甚欲劾奏且以醜言詆之公
不從黼大怒風言者論公有黨責提舉武夷山冲
佑觀時宣和三年也明年復集賢殿修撰丁内艱

尋除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皆力辭不拜無幾何
太子受內禪是為淵聖皇帝淵聖念公久趣還舊
班對便朝問勞甚渥俄詔自中出除尚書吏部侍
郎公以大臣不協議論多駁詔令輕改失其事机
如金人挐兵且半年而至今不解者以或和或戰
之說未一也裁抑濫賞如黑白易分而數月之間
三變其說者以廟堂不能忘私而多與其黨為地
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為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
為非而止或出聖斷踰度而不暇疇咨或用大臣
偏辭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
為之反汗焉其勢不得不爾也乃聞虜寇河北力
請合諸路兵犄角擊之以牽其勢且曰彼猖獗如
此陛下猶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所懲創乎淵
聖雖美其言而奪於大臣卒不能用連抗章求去
優詔不從以吏部銓綜有聲滋欲試之于民除開
封尹先是大辟情或可矜多取旨原貸祖宗行之
歲久好生洽于民心崇寧以來議者謂輦轂先彈
壓凡情不當法率巧請殺之公奏宜一准祖宗故

事得肯即著為令令不載者許援其比而行自此
天府之囚全活者不可勝計已而詔捕亡卒獲數
千人公請充入步軍司而除其罪步軍司請論如
法法當盡誅公以多事時一日而殺千人民必大
駭且未決當繫有司寧無反側之患淵聖大以為
然卒如公請除尚書刑部侍郎久之虜邀天子幸
其營公亟白宰相何臬思所以折虜之語告于上
而卻之臬忽宣言翌日車駕出城群臣失色已而
虜求金不已朝廷莫知所為公冒死直前卒與禍

會實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得年五十有七
初公為中書舍人王黼以客沈積中帥河朔欲覘
虜圖燕公語積中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佩公
戒至所部首以書謝公盛言其不可之狀公具以
積中語告諸朝洎公左遷童貫蔡攸卒興是役致
變起肘腋而公罹其兇故聞公之喪士無賢愚皆
為之出涕公天資樂易與人談笑極醞藉風流至
論事則挺然不可回奪宣和中上皇崇道家之說
公至東宮淵聖問焉公對甚悉其畧曰周公作鴟

鴟之詩孔子以為知道其言不過追天之未陰雨
綢繆牖戶而已老子著道經亦曰為之於未有治
之於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
於無事之時而徒事目前土木之工非二聖人之
意也他日淵聖為太上皇道之太上皇頗欲去健
羨疏左右近習之臣而揚戩方興龍德太乙之役
懼不得肆因讒家今馮揚將輔太子幸非常太上
皇震恐執揚誅之而淵聖之言亦廢及靖康中公
尹天府言利者頗欲離間兩宮公心獨鄙之每調

娛父子之間甚有恩意如詔鞫龍德宮近侍梁忻
之類特寬其文由是纖芥之疑不行聞者無不歎
服公居鄉專趨人之急以急抵公者未嘗辭族有
喪積年不能舉命其子邁一日辨之蓋公之於書
無所不觀亦無所不學其屬文敏贍下筆不能自
休書記翩翩千里如對面語見之者把玩無斁爭
藏弃為榮著義語及詩文七十餘卷藏于家妻董
氏封碩人子邁承務郎傳公學次未名生公卒之
某月邁以建炎二年十月辛酉葬公樂平縣嶂嶺

原大夫人瑩之左從公卜也嗚呼士方平時劇談
抵掌以禍福死生自任而謂人不能此直易耳及
一旦臨利害僅如秋毫鮮不喪厥心而移其所守
若夫規以身免而推禍於人者比肩接迹也聞公
之風者亦可以少媿哉某少以同郡登公之門知
公之詳宜莫如某邁以國子司業程瑀之狀來請
謹叙公之平昔而系之以銘銘曰

惟祝融之苗裔兮公鼻祖曰伯休越漢唐而南徙
兮家洎川之上游天既予公以修能兮又重之以

姁節冠切雲而事君兮景忠精之前哲氛祲忽其
蔽日兮神龍蕩而失淵衆憚殃而追禍兮公踽踽
而直前左撓搶而右突厥兮公胡獨罹此患苟殺身
而成仁兮齊死生於夜旦紛衆美曾不概見兮獨
令名其庶幾偉蕩陰之節死兮吾將從昔賢之所
歸

銘學楚辭

龍圖閣學士左朝請大夫滕公神道碑

滕姬姓文王之昭也春秋時以小國介齊楚之間
漢魏晉世不乏人至唐有諱令琮焉國子司業者

子孫蟬連繇十餘世譜牒相傳曰堯臣任衛尉寺丞於公為曾祖曰公綽任宣德郎於公為祖曰友任朝請大夫於公為皇考以公貴皆贈東宮師傅官妣祖妣皆封郡夫人公諱康字子濟應天府宋城人年十六補太學生俊邁絕人諸老生皆屈輩行與交既冠擢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通州司理叅軍秩滿陞晉州觀察推官試學官中之除興元府府學教授首冠詞學無茂科入秘書省為正字公以軼材進滯濡館三年有餘人為公不滿公處之

裕如久之遷著作佐郎尚書工部員外郎入對敷奏詳明徽宗喜曰頃得卿詞學程文甚敏蓋有意用公而不為當路所右歲餘裁移禮部又數年為國子司業連丁內外艱服除而靖康二年金人至京師時上開元帥府濟州即以檄召公有詞學精贍明習憲章之語公至濟州率先群臣勸進請築壇如高邑故事乃除公太常少卿相登極禮儀其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出公筆詞旨激揚聞者無不感動流涕尋擢起居舍人推給事中進起居郎兼

討論祖宗法度檢討官試中書舍人公忠精出於天性平時臨事未嘗詭隨及歸論思之地知無不言見有未合公論者必反復開陳蒙上聽納而後已也顯謨閣直學士孟忠厚乞用父減年轉朝奉郎公因言忠厚隆祐太后之姪太祖太宗以來無母后兄弟之子班侍從者故日者給舍交章論列乞換忠厚右列陛下方色難以奉母后故未即施行其如中外之情未厭願少垂省覽以母違祖宗成憲從之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遙郡刺史

公封還詞頭力陳陛下即位以來凡發號施令立政造事必法祖宗彛憲惟能法祖宗故能得人心而當天意邢煥中宮之父也孟忠厚隆祐太后之姪也猶曲從人言易戎班之秩康義何人乃敢紊彛憲如此義者內侍康履之父也自古召亂之源不出於外戚之撓法則出于內侍之干政漢唐可鑒登極恩各遷官一等天下之至公也祖宗以來未之或改康義乃以御寶批降特旨一官而暗陞五等之秩觀此有異於墨勅斜封之時乎凡再降

旨令行下終不從命人莫不重公有守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戢軍贖全公言世忠偏裨無赫赫功祇緣捕盜微勞躡官教等位亞節旄人所以未有言者以方群盜充斥姑責其後効比卒伍背叛至奪御器逼諫臣於死地恬不知罪致臣僚論奏乃止罰金將何以懲後世忠降一官知江州陳彥文用劉光世保奏錄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公以光世之章前後牴牾閣而未下宰相力主彥文趣以行詞公言給舍繳駁命以次官行下兩省故

事也陛下以臣言為是邪當更下監司覈實次第惟賞先及城守官兵而後彥文進職以臣言為非循國家故事可也論列諄諄不已大失宰相意會有布衣試後省者不合體式而公以文理優長取之諫官李處遜迎合論奏遂除公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衆論為之不平未幾車駕幸平江再除中書舍人及陛對奏疏乞寅畏天命固安人心其畧曰去歲郊禮前數日太陽示變驗之圖史為異甚大而日官不以聞廷臣不之告使陛下修

厥事以應天者未至此逆臣敢萌不軌天之示象
前已著明惜朝廷不知先事而戒也陛下即位行
再歲矣恩倖歛怨絕陷覆轍姦宄犯順而未即授
首陛下盍察人心所嚮而少留聖意乎今惻怛愛
民之政徒為空言而百姓不以為恩哀痛責躬之
詔不著事實而四方不以為信忠佞並馳而多士
解體刑賞失當而三軍沮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
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熟思審度得無一二
類臣言者望叅稽得失而罷行之上褒諭有諫臣

風除左諫議大夫公在諫省旬日封章屢上上稱
其知大體遂有音登用擢翰林院學士面獎再三
卿言甚忠非卿孰為朕言者翌日除端明殿學士
同簽書樞密院事建炎三年天子反正宰相呂頤
浩建幸武昌為趨陝之計既還建康又建欲盡棄
中原焚室廬徙居民於東南公力持不可時在諫
省語御史中丞張守曰吾曹當以死爭既執政又
懇言之上悟而止頤浩歎曰公直執政之才也孰
能受命二日而決此大計乎諫官袁植請誅黃潛

善汪伯彥公言儻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上
首肯久之即批出罷植諫職翌日見上曰昨日觀
罷袁植之命有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可戒大
哉王言也太祖以來未嘗戮一大臣國家歷祚縣
長過於兩漢者此也上大悅李成遣屬官至金陵
力求淮南呂頤浩欲從之公曰此養虎遺患也成
已命知徐州遷延不赴莫若趣其之任使遠邇聞
之知朝廷之命必行既情得靡然退聽陝西進馬
上擇其一良者獨賜公且詔應恩數並依同知樞

密院事無何詔恭請太后奉神主之江表以叅知
政事李昉樞知三省知樞密院事公為資政殿學
士同之從衛以行昉辭疾則又命公樞知而劉珪
為貳賜公親筆手詔凡百四十六言極褒嘉茹之辭
許綴宰執班奏事寓治都堂公從衛至洪劉光世
統大軍為屏翰光世不能守金人渡洪乃退保處
州殿中侍御史張延壽不知曲折極口詆公於是
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延壽言之不已又責授秘
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未期年許自便其年

九月復左朝請大夫依前官祠紹興二年九月某甲子薨於江西春秋四十有八元室常氏贈右諫議大夫安民之女封咸寧郡夫人次室朱氏尚書右丞諤之女封咸寧郡夫人一子曰珙某官二女為某官管鎮某官梁興祖之妻孫男女六人有文集二十卷翰墨叢記五卷韶武遺音三卷紹興二年四月某甲子珙奉公葬平江吳縣至德鄉華山紹興八年三月追復龍圖閣學士藻與公同為建炎元年中書舍人者也聞公立朝訐謨獻替之餘

莫詳於藻謹擇其大者書之而系以銘銘曰
自古明盛繇臣納忠靡懷不陳無壅不通在貞觀世賢哉鄭公封章敢言日沃帝聰政否斯替卒成治功至誠愛君夫孰與同公興其後獨紹乃風造膝袞袞畧無隱衷言聽諫行帝旌匪躬遂參兵柄頗牧禁中折衝銷萌應變不穷國以興起宛如鎬豐上方疇容分陝忽東天胡中奪年未及翁邦國殄瘁籌帷一空應期而來神復返崧琢詞于阡用赫厥終

浮溪文粹卷之十一

神道碑

朝請郎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贈少師傅公神道碑
崇寧間鈞黨之論起元祐以來士大夫為世指名者悉墮黨中故一時盛德精忠之人徃徃齎志以沒既沒矣子孫懼及率秘其闕閱不敢傳逮靖康黨禁除人人爭言嘉祐治平以前事於是昔之悼不幸土中者咸振耀于時公雖歿於崇寧之初為不與其禍然用事者猶指公為黨人至紹興九年

公之卒葬也三十八年矣而墓碑未立公之子七人惟詒度在詒度以書來乞銘某少仰公名以不獲拜公為恨今乃得執筆次公之行事幸矣然某去公幾四十年更士大夫以言諱之時公之行治其詳可得而聞也謹掇其灼然在人耳目者序而銘之公諱揖字元通姓傅氏系出北地自祇亮世仕江南子孫因散處江淮間有居光州者遭廣明之亂從王潮奔閩數世而至公高祖仁瑞又徙居興化軍仙游縣故公今為仙游人曾大父獻大父

俛皇考滋皆以地遠京師不求仕而皇考尤有信義為里人所宗以公故贈朝奉郎公少莊重如成人甫七歲從鄉先生學已能痛自刻厲他兒戲旁譁笑如不聞反并取其書誦讀未冠試廣文館第一其文天下傳誦之既不第而歸有貴人欲留公使子弟學焉者公曰吾方求師友資身未暇也聞孫覺陳襄有學行樞衣從之襄門人許安世江衍之流皆嘗以文藝冠多士襄不之取獨取公曰傳元通金石人也以其女妻之擢治平四年進士第

調揚州司戶叅軍守遇僚屬暴甚屢以難集事誘
公而促其期公裁決如流未嘗希意苟合至捕其
從者寘諸法守雖疆聽而不能平乃欲以煩劇困
之會天長令缺檄公攝承公發伏擿姦如神猾吏
惡少年皆屏迹褫氣天長大治更以最聞丁外艱
歸里中里中事有不能決者悉從公折衷或望公
門罷訟而歸調福州福清丞帥曾鞏負材倨視天
下士獨與公鈞禮改蘇州錄事叅軍復丁內艱免
喪授太原府大谷令白誅徙鄉而還為民害者一

人於是公之仕也二十年矣猶在吏部選處之怡
然未嘗以窮達介懷曾布帥大原謁入大驚曰
是福清傅丞為吾兄所知者邪率郡使者交薦且
以書言之朝廷公卿聞改宣德郎知台州龍泉縣
時孫覺為御史中丞謂公曰朝廷欲用公者多留
除書且下矣公曰仕所以樂居中者免外臺督責
之辱今頰首權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我所當得
也徑出國門不顧道除太學博士所至學者闐門
四年足未嘗及宰相執政之門秩滿即日請曹曾

布知樞密院與其副林希共薦之宰相亦雅知公名除太常博士公長禮學自神宗時議祠北郊至是有詔復議議者多持兩可公獨援經據古損其車服儀衛賞賚之類使悉得其中上之後卒施行如公議紹聖二年徽宗由遂寧邸就資善堂學詔大臣擇德行老成人為傳宰相以公名聞除諸王府說書舊制諸王課學書屬文而不及經公言王當以德義為先區區翰墨非所急請先講子史以懋王德從之明年徽宗封端王就除記室叅軍又

明年為侍講又明年為翊善中人執事王府者例與宮僚昵公獨正色不與親雖一府以為介而悉嚴憚之王亦為之加禮閱五年移官者四而不出王府同僚或歲中屢遷公未嘗一語及之會諫臣鄒浩以言事譴公厚贖其行坐是免所居官裁兩月徽宗即位首問公安在即除直秘閣進尚書司封員外郎擢監察御史推殿中侍御史論內侍都知劉瑗恃寵專恣不報移國子司業遷起居郎召試中書舍人徽宗面稱訓辭有西漢風於是曾布

當國以兄弟於公有汲引恩莫其助已公歸然守正凡朝廷命令有可疑進退人材有不厭衆望如掾王古范純禮之類皆人所難言者必極論之雖屢卻不為之回奪布每以為言不合者因是中傷公公不恤也徽宗顧公潜邸舊見必咨訪公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為獻語宰相亦諄諄及之歸則削橐雖至親莫得而聞一日李清臣勸上清心省事徽宗曰近臣中唯傅楫為朕言此甚詳然後人始知公所以啓迪上心者其卓至皆此類也

建中靖國秋見時事浸更張竊歎曰禍其始此乎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聞者莫不甚其言公笑曰後當以吾言為信遂求補外詔不許懇祈不已最後中書舍人鄒浩為請迺聽除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致郡數月屬疾易衣跌坐而卒年六十一實崇寧元年二月五日也公於孔孟之學精思而力探之不臻其極不止又天資簡淡於世事無一可關心者專用經史自娛聚書至萬卷平居正衣冠如對大賓否則瞑目燕坐不妄出一語雖在閨室無秩

毫之欺故能死生禍福不入曾中視進退窮通者
夢幻然雖當是之時直道立朝不為無人若夫先
見如耆龜卓然引去者唯公一人而已大觀中大
臣屢欲以公入黨籍徽宗念公舊學之臣而止後
每因事必及公姓名而卒不為大臣所佑故公之
沒卹典不加焉公之莖在今常州宜興縣善拳山
之原累以諸子恩贈少師妻陳氏亦贈越國夫人
子諒友誼夫皆擢進士第諒友仕至奉議郎尚書
膳部員外郎誼夫朝請郎尚書兵部侍郎謙受朝

奉大夫夔州轉運判官與詒微去病譽處皆相繼
前卒詒度今為朝議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有文
集三十五卷藏于家簡古而精深世以為法銘曰
道有所寄千年一儒世得而用一人萬夫公承丘
軻知學元本止惟知之亦踐其壺用此玉立直哉惟
清世無可娛以道死生晚登王門帝實知我擢躋
近臣初不求可正色凜凜傾忠上前寧非太剛吾
道則然帝知雖深時不我與奉身而行世莫能禦
竟脫黨禍歸安九原世評既公盛德乃尊聞風而

興百世之下我為銘詩以詔來者

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贈太中大夫衛公神道

碑

建炎三年二月上自維揚狩臨安慨然思中興獻替之臣一日顧宰相黃潛善汪伯彥曰衛膚敏安在其趣以來時乘輿新渡江人皆南驚道路充斥公獨晝夜北行及上於平汪上聞之喜顧御史中丞張澂諫議大夫鄭穀曰衛膚敏至矣公見上泣上亦泣曰卿在諫省朕知卿忠每以卿言為信今

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公頓首謝曰臣頃在維揚數為陛下言維揚非駐蹕地請早還建康今臨安亦非帝王居宜須事定亟還因陳所以守江之策上前肯曰是吾心也翌日再對歸即遇疾猶扈蹕至臨安拜尚書刑部侍郎未拜聞明受之變慟哭舟中疾益侵上章請老不聽乞輿醫秀州從之進尚書禮部侍郎尋上印綬卒年四十九書聞上歎惋移時特贈太中大夫他日見其同貶中書舍人汪藻曰衛膚敏可惜其馬上春知如此公諱

膚敏字商彥少力學問宣和元年以太學上舍生
奏名徽宗親擢為第三人而稱其文明白瞻美授
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越數年同年生王俊又對
徽宗憶公姓名問今何官俊又以實對徽宗曰尚
吏州縣當時豈不堪學官耶今行召之翌日召公
既見改宣教郎秘書省校書郎時國家新與金人
和議遣生辰使宰相擬十餘人徽宗以公為可假
給事中往聘公言虜生辰後天寧節五日未聞虜
遣使而吾反先之於威重已缺萬一不至為朝廷

羞請至燕山候之晚若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上
以為然洎至燕山金人果不來置幣而返七年復
遣舒宏中往已陛辭矣上改命公逢賀嗣位使許
亢宗亢宗言虜且大入止公毋行不聽及燕報愈
急衆洵懼不敢前公叱曰君命也其可辭乎及疆
知虜渝平益不為屈金人答書欲以押字代印章
公曰押字施之臣下可也豈所以待鄰國哉北朝
立國當以禮義今修好不以禮交鄰不以義將何
以立國乎拒之司日卒易璽書及授書責公雙跪

公曰此北朝禮也行人何為虜酋大怒觀者為股栗公處之晏然虜莫能奪繇是不悅羈留中道者半年至涿州與幹離不遇請公相見公辭不可則問相見之儀虜以例對公笑曰所謂例者非趨伏羅拜乎皇子雖貴人臣也使人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僭君是一國二君也無不祥大焉乃長揖而入既坐出誓書示公公曰某使萬里去朝廷久此書直偽不可知因縱言及軍事公連挫虜幾復被留淵聖皇帝受內禪始還進官三等遷

尚書吏部員外郎於是高麗入賀以公為宣問使假太常少卿迓之而殺其禮公曰國家厚待麗人久矣今一旦鐫薄恐失其心不若如舊便從之至明州顧時多艱凡緣客及民者率以便宜從事所過無秋毫擾初詔使人春見其冬金人逼京師詔令不通使人坐館淹久日費以萬計公度俟詔而遣則失風潮之期留之經年東南之餼率竭矣乃以幣易金繒厚餉其使而移文遣之建炎元年還朝歸矯制之罪上大嘉賞遷衛尉少卿公言屬者

虜犯京師乘輿保金湯而居固善知虜已棄去秋必復來而尚嬰孤城此大臣不知變之過也今兩河諸郡幸皆堅守謂宜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人知自愛不為賊有其陝西山東淮南則令增陴濬隍以謂齊其人而擇大臣鎮撫之車駕姑即建康而勢萬全矣擢起居舍人又言方今二聖未還陛下於宮室衣服飲食之奉宜痛節損雖郊廟亦不用樂庶精誠有以感動天地拜右諫議大夫無侍講既就職首劾上以守法度慎爵賞正紀綱因指

陳時政之失有崇寧大觀宣和之弊未盡革者十餘事言甚卓至上都罷行之又請以承慶院營繕之役付揚州升賜宮造作之事歸有司禁中差除須索必關三省其不合天人之意戾祖宗之法者許大臣執奏大臣不正救者顯誣之先是公論時政上曰崇寧大觀以來所以亂祖宗法者由宰相持祿唯恐失人主之意故於政事無所可否馴致前日之禍自今當以為戒故公因此以堅上意時中貴人李志道以赦復保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內

內侍省都知容機亦落致仕公論執再三皆朝奏
暮罷二年春拜中書舍人公前勸上守法度會邢
煥以后父除徽猷閣待制孟忠厚以太后姪除顯
謨閣直學士公力言非祖宗制煥尋改觀察使而
忠厚自如公以驟自諫請除舍人疑有因乃奏曰
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叅知政事自御史中丞
遷翰林學士光言臣言是則方平當罷若以為非
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不
肖願附於司馬光上令宰相諭公曰朝廷以次遷

非論事也公猶不拜居家待罪者逾月至忠厚易
承宣使乃出公以中書政事本命令有不當輒封
還之風采振一時而宰相滋不悅乃以事出公除
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議者為不平未逾
年上思公召還焉公上世齊人唐末避亂徙錢塘
又自錢塘徙華亭故今曾祖至祖九思父公望公
望贈奉議郎元室繼室皆朱氏封宜人三子仲英仲
傑仲巡蚤卒仲英仲傑皆右承務郎一女適右迪
功郎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王崿公為人剛明

遂於經術與人交退然若不能言者而遇大事一見其當然決意行之雖禍福死生陳前莫能移其所守故使異域館遠客天子必以屬公而公亦必得其要領在人主前論事衮衮援據精詳切中其忌諱皆人所難言者人主未嘗不改容嘉納遭時變故上慨然起公於流落之中意豈淺哉使天假之年其設施當如何方向用公而公以不起聞矣宜天子追思不忘而形於屢歎也公卒以建炎三年四月丁卯葬以其年七月甲申其地在湖州烏

程縣戴塢之原既葬八年而仲英遂求余銘不已余從公游最舊在西掖時又與公同貶知公為最詳者是宜為銘銘曰

自古臣主鮮逢亟乖公於三公展也必諧厥諧伊何一以忠蓋遭時屢更吾見其進始事徽考飛英下僚以節歸報靖康之朝建炎中興公首褒用知無不言莫若公勇帝不知我吾寧盡規諫之剴切帝故見思氣吞虎狼萬里之外死生閔身曾不少槩當饋輿歎詔追而來來而不來亦孔之哀葬雖

異州同此澤國刻詒無窮曰宋遺直

朝請郎陶君墓表銘

陶氏自征西將軍為東晉名臣數世而靖節先生繼之遂為著姓然世家江州不知居吳興者何別也君諱旄字季成吳興人曾祖浚祖謹世以詩書教子父豸進士起家卒官承議郎通判鄂州以君故贈朝議大夫君少孤力學問欲名官必自巳致中元符三年進士乙科調陝西司理叅軍童貫用兵陝西請君從君辭軍旅非所學貫遣客諭君募

府綜文書而已矢石非所及又固辭而貫亦不能疆也知邢州任縣坐小法免為台州軍事判官潤州司兵曹事改宣義郎時卿寺丞掾號美官寒士得之尤難當路有知君者欲以此留君君度食貧留京師非便求金壇令以歸其不汲汲於進取如此罷金壇如京師即日請曹以已所當得者調官於是又知鄭之管城婺之東陽杭之富陽低徊數邑幾二十年晚於吏部之格稍升而君不堪又次寧貶損以從其所安在東陽時俗喜鬪家藏鎧仗

閭里苦之更數令莫能禁君痛懲之風俗為變人
皆按堵至畫像祠君蓋君不以希世為心故臨事
敏明毅然敢為所居可紀他人莫之及也積官至
朝請郎賜五品服年六十四卒於富陽當政和宣
和間士大夫尚奔競苟秋毫之利可以閔身者必
巧謀捷步以取之君獨怡然靜退甘心州縣以老
畧無毫微見於言面所謂安於所遇者如君非邪
元室吳氏次室郭氏皆封安人一子曰定今為從
仕郎知潭州善化縣一孫曰遷建炎四年六月癸
酉定奉君墓湖州烏程縣法華山之原合安人吳
氏之墓後二十一年定來求銘銘曰
世競馳之已靜持之世依違之已勇為之仕雖柅
之志則起之杼山竈之著蔡宜之隧而碑之詩以
系之

浮溪文粹卷之十

浮溪文粹卷之十二

墓誌銘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

蔣公墓誌銘

筆力簡健高處
逼司馬子長

祖宗以來天子與大臣論天下事命臺諫相應以
義理之文故百餘年間朝廷清明天下亡事熙寧
中大臣有欲更祖宗法者惡士大夫言人人殊始
指公論為流俗由是名節之不競三十餘年至政
和宣和而天下以言為諱當是時丹陽蔣公興諸

生任中執法獨信其所學為天子辨是非屢擊權
臣皆言人所難言者天子每改容嘉納許其忠精
然後天下知忠言未嘗不用也顧風俗之衰士樂
緘嘿謂吾君不能耳公雖以直道逡巡去國卒老
于行不至輔相然至今論宣和賢者必曰蔣公云
公諱猷字仲遠姓蔣氏東漢時有封義興函亭者
其後分居丹陽金壇故公為金壇人曾祖郢祖益皆
隱居不求仕父師錫慷慨有大節以公故贈光祿
大夫公幼莊重如成人力學而敏群諸生試有司

必處其上諸老生皆器之甫冠中元豐八年進士
科調主武進簿移巴陵令縣介湖湘俗習文法喜
鬪公初至訟坐入老吏以公年少易之公聽決如流
皆叩頭服豪右屏迹政聲流聞改宣德郎知江寧
縣課最部使者以聞遷秩一等崇寧初詔天下興
學以公為信州教授監察御史丁光祿公憂服除
為尚書膳部員外郎遷吏部宗子學建除宗正少
卿無學制叅詳官改太常時詔原廟立僖祖殿工
既畢言者以為當廢朝廷下其議公言有其舉之

莫之敢廢也今既奉安奏告矣柰何毀之執政怒
送吏部差通判南安軍逾年直前謾復故職召試
中書舍人詞令一新為學者法坐鄧洵仁奪職不
論黜知廬州俄除集賢殿修撰復拜中書舍人召
還既對上曰卿國之老臣朕未嘗忘卿也拜御史
中丞兼侍講公力辭不可則首論士風浮薄今群
臣無他能唯以善候伺人主承望大臣為向背者
謂之才其或耿介特立守正不回則衆指為愚而
非笑之此風大不可長且大臣當輔佐天子今奏

事殿中唯務雷同畧無可否其欲稍自異者不過
退有後言為中傷計此不可不察又言臣近因陪
祠禁中見路寢尚仍祖宗之舊瓦木塗墍皆故暗
有以見陛下薄於自奉與土階卑宮室何異願推
廣聖心每如此以保盈成上嘉納在京百司自元
豐皆隸六察崇寧中內侍省獨乞不隸公論其非
上曰既名有司不隸察何也即以公言正之尋察
內侍省數事以聞上寢其奏公極論曰臣觀前代
人君於近習有功不濫賞有罪不廢法者皆載之

信史蹈為賢明臣職在執法不敢緘默以負陛下
於是內侍劉友端等皆降官因命大書公疏揭之
內侍省其徒皆側目楊戩建節公言祖宗時未嘗
有此作童貫首隳舊制當時士論已不平帝曰有
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童貫有戰功不可以人
而廢公徐曰楊戩何功帝曰自朕即位以來制禮
作樂皆其手亦非小勞公曰事塞其源則人無觖
望若夫攀緣展轉人人有意外之得則所謂非常
者反為常矣帝稱善者久之公因言元豐時有選

人興水利王安石欲改京官者神考止令循資於
爵賞較秋毫如此况節鉞乎帝曰官爵得之易則
名器卑誠如卿言然楊戩之命已行當為卿杜來
者因詔三省御史臺常遵守彈劾時二省吏還官
類至四品又近倖率請建墳寺及強市民居建第
公悉論之即降詔禁止趙良嗣獻平燕書除秘書
丞公言良嗣降虜狂妄不宜出入禁中後良嗣果
敗真州守貳更告訐付公治守李余雅為時宰所
惡而貳陳求道者宰相蔡氏族壻也帝怒甚益且

不測公平心處決金以不寃都水使者孟昌齡議
河事久不成費以億萬計公私騷然公言是役有
必不可成之理願循元豐開修二股河故事於從
臣中選忠信可託者坐視可罷罷之因言自陛下
即位大河軌道何以更為勞民費財循虛名虧實
効臣竊未喻上因震怒曰朝中事類如此無事輒
紛更卿於臺屬中遣人往具以實言已而為大臣
沮格識者恨之范之才奉使淮南還言滁水有鼎
可出詔之才求之無所得懼辭窮且得罪即督州

縣登民畎水鑿山役不已公劾之才狂妄希進并
論其出使姦利狀上大怒投之才千里外公既感
上知遇遂言東南應奉且十年如花石器用之物
輸內府入權倖之家不為不足殫財以事浮靡願
一切罷之其言反覆深切因論提舉兩浙常平徐
鑄以糴本錢畀漕司製造廣東轉運使徐惕以虛
名羨財進後苑乞重寘之法帝不從公臥家待罪
詔起之因力請罷遷兵部尚書無禮制局詳議官
知政和七年貢舉改工部月餘遷吏部四選事素

繁猥其長率怠於省治吏得緣茲為姦公晨入坐
曹使人得自言躬閱所訴叅稽律令可否立疏於
籍第而行之事以無壅銓曹為清宣和二年言者
論公兼官衆而事有不舉者罷吏部尚書以徽猷
閣直學士知婺州請投閑改提舉南京鴻慶宮宣
和四年起知明州以不樂應奉事到官數日復請
奉祠而歸七年以刑部尚書召兼資善堂翊善公
再至京師顧同列皆新進少年益不合日求去會
虜騎至京師天子內禪上皇東巡公率同列上章

乞遷避不從則躬乘城晝夜守既解嚴天子命公
持表候上皇時童貫總兵扈從有自疑心淵聖皇
帝貶貫環衛竄池州因命公持詔往曰使貫退聽
而毋傷上皇之心卿何以處之公頓首曰願陛下
付臣勿以為慮淵聖皇帝喜賜纁帛茗藥遣行公
及上皇在淮陰言國事泣下上皇亦泣因請問言
童貫得罪天下今朝廷正典刑唯陛下財幸上皇
頷之遂宣詔童貫即日趨貶所公侍上皇還京師
遷兵部尚書靖康元年復請間以徽猷閣直學士

提舉嵩山崇福宮建炎三年避虜明州明年屬疾
上章請老還宣奉大夫致仕十一月某甲子卒於
昌國縣蓬萊鄉春秋六十有六遺奏聞上嗟悼贈
特進顯謨閣直學士下所屬給葬事夫人劉氏尚
書祠部郎中淑之女有賢行後公二年卒二男子
曰謨右承議郎知封州曰該右承事郎三女子長
適右從政郎龍游丞吳恢次適右從卿元卿右承
務郎公資渾厚寡言笑對家人終日如賓平生未
嘗以游辭偽色借人矯情降意徼利其論事上前

不為苟合雖人主盛怒少間復前反覆開陳必盡
理而後已其論薦皆一時名士平居無嗜好未嘗
一日廢書不觀有文集二十卷藏於家其為文一
本經術亡益於時者未嘗言精深簡古侶其為人
以紹興三年二月十九日葬公明州鄞縣翔鳳鄉
隱學山之東岡以淑人劉氏祔以左朝散郎許德
之之狀來請銘某嘗謂名節與功名若權衡然常
相為輕重士君子一志於功利則名節衰矣此豈
待事至而後擇哉必有早正素定不與世推移方

公在朝廷時縉紳未嘗有言名節者公屹然特立
專以迪人主為心嬰逆鱗批大郤聞者為寒心失
色而公諄諄盡言不諱不啻如父子間洎歲晚困
躓一特輦流越官簿而升者踵相踵或以是尤公
公笑曰吾道猶是也卒未嘗少貶則公之所立豈
偶然者哉某服膺公門知公為最詳實諸孤又以
禮請敢不叙而銘諸銘曰

君道主聽受言孔艱臣有周比興衰所閔在昔祖
宗政以言訂一人垂衣萬事龜鏡厥後靡靡人因
世移安得剛者吾其與歸堂堂蔣公古之遺直德
為鳳麟心則金石見義而作直前靡思觀者為栗
未嘗少卑坐茲寡諧材不極用至今善人徒得君
重國步中杞間閔異州不在其位莫如我憂闔棺
海山因窆其域後人懷公視此銘刻

徽猷閣待制致仕蘇公墓誌銘

敘事有
史漢風

蘇氏自唐許公世有人其後分居閩之泉山真宗
時有諱仲昌負文武材召試賢良方正之屬六科
罷舉進士既策名以小失有司程度補三班官非

其志也仕至左屯衛將軍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歷知宜邵復三州以沒贈太師福國公生紳復舉進士賢良方正科入翰林為學士知河陽年未五十而卒生頌相哲宗元祐間守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與翰林皆贈太師魏國公始葬潤州丹陽公諱雋字季升丞相季子也幼莊重舉止如成人丞相自開封尹知濠州赴御史臺詔獄公年十三隨至京師僦舍御史府前朝夕入問起居狀間衣舉子服訴其誣於待漏院宰相吳正肅王文恭

見其警敏召至前與語竒之事由是得白而公亦以此知名用父任為瀛洲防禦推官調監澶州河北倉草場既少年得聲譽益親師友力學問為詞章當路交薦之復辭薦書不受而請授同僚之賢者故一時名士皆屈輩行與之交秩滿授武成軍節度使推官丁內艱免喪監潤州織羅務會課改宣德郎以丞相春秋高請閑就養得管當南京鴻慶宮徽宗皇帝立轉通直郎賜緋衣銀魚丞相薨服除緣兄入黨籍差監兗州東嶽廟尋除丹陽縣

丞會令缺行令事陳力二年如實為令者徙通判
廬州民便安之去郡相與遮留為之罷市中丞莊
公猷薦為御史臺主簿遷光祿寺丞改大宗正丞
尚書倉部郎中經郊祀恩賜二品服擢衛尉少卿
久之移光祿靖康初虜至京師公晝夜乘城素羸
不勝暴露虜退即求去淵聖皇帝雅知公名謂執
政曰如此等人可使之去朝廷邪命隆堂劄留之
非故事也時以為榮數月復求去進直龍圖閣知
明州金人渡江浙東西皆震獨四明罷鄉兵省科
調民恃以安俄請奉祀而歸尋避地閩中以墳墓
在丹陽由海道往來閩浙間者數歲紹興初召赴
行在所除宗正少卿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皆
不拜復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起知温州亦不拜召
為太常少卿力辭于朝不可則見上以辭翌日詔
推尚書刑部侍郎居無何得微疾上章請老除徽
猷閣待制致仕數日以不起聞上嗟悼之得年七
十六時紹興十年正月九日也積官至右朝議大
夫公退然如不勝衣與人言唯恐傷之然剛正敏

明凡事親居官治民與人交一出於誠非今人可及也所至必先問職當如何見有利害可論必孜孜建明不為苟且而卒歸於忠厚若摧強去惡則忘其身為之其發擿姦伏如神人不能秋毫欺也以此自州縣歷臺省至為侍從五十餘年無一事不可紀者隱然為國名臣由嘉祐治平以來公卿之後能守家法者莫公若也官武成時行縣吏送之郊顧謂吏曰某盜二人於情於法皆可坐胡不讞吏曰諾及歸守迎謂公曰官吏亡賴至擅出人

於死既曰強盜矣有可憫者乎幸吾二人不預也亟治之公曰使紆此獄者某也某當坐耳且為言其所以生之狀守大怒將并案公公不為回而二人卒不死丹陽當東南舟車之衝異時高句麗入貢吏並緣措取方數百里騷然公為區處於未至前既去民不知其使者之嘗經由也歲飢行賑濟法公曰循虛文忘實惠可乎乃乞米於有司以為難請之再三必得米則朝夕臨視汲汲然唯恐其不均雖鄰邑之歸者亦受而不辭所全活以千萬

計方國家興學校新祠庭之時京口號為多士又
三芳山在其提封生徒之不逞者憑藉為非視州
縣亡如也公一切以法繩之旁觀為縮頸而公處
之泰然人知其不可犯也無不屏息丹陽大治合
肥俗喜告許為匿名書至有竊乘驛以馳者公行
州事得何人書于訟篋中物色久之釋然悟曰此
老吏某人所為也立遣人捕之則已亡去索於田
間得之叩頭首服寘諸法以徇由是其書遂絕翹
院亡翹數萬斤覺翹官與獄官通猥歸罪於持衡
者以為私其羸於酒官因使之亡去公語曰持衡
者交私不過銖兩之羸耳能積而至數萬斤乎且
負擔者幾何人豈無可會之數耶獄官不得對果
翹官納磨戶金而授之虛券翹材未嘗入也左右
大驚倉部嘗請于朝歲漕冬初不至者監司若州
縣官皆坐之吏持符請書公袖符見長貳曰今茲
漕至者未半也吾符一下坐者無慮數百人禋祀
止數十日間士大夫當得恩數者皆閣矣若稍引
一兩月之期俟禮成而下則彼將何辭長貳從之

士大夫謹傳曰蘇季升仁人之言也建炎赦至明州戍卒數百人還據地求卸甲錢公大怒叱去而陰勒牙兵為備未及門果譟而還趨庫授甲公不為動徐禽為首者數人戮之而置其餘不問為之肅然蓋公之過人者類皆如此難以一二記也公雖精於吏事而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有文集五卷尤長於詩韓駒崔鷗以詩名者每讀公詩曰蘇季升未嘗言詩也每一篇出高妙敷腴吾不能及古人不以多為貴者其謂是乎初娶元氏章簡公絳

之孫次娶曾氏資政殿學士孝序之女繼室復以其妹相敬如賓四十餘年後公月餘卒皆封恭人子孟容右修職郎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孫茂登仕郎公卒之五月孟容奉公葬於鎮江府丹陽縣長岡之原以曾恭人祔某從公游最久得公之典刑名理非一會孟容來速銘義不得辭銘曰蘇氏祚許繇唐迄今蟬聯再興實始翰林繇慶既遠乃生魏公輔佐泰陵功名始終帝想風烈聿求其人曰汝是侶為吾近臣侶之伊何忠孝直清流

輩盡矣歸然老成入侍禁嚴于禰有光年及黃髮
祉非不長無缺虧者人胡嘆嗟豈德之厚報猶未
遐大江西來龜筮叶占萬古之宅先塋是瞻

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吳君墓誌銘

君諱懋字禹功姓吳氏其先義興陽羨人也世以
儒名家而不求仕至君之父誥始至大其門有三
子皆授以經其材競爽伯仲同時擢進士第又同
時為縣令以治行間士大夫言義方者予吳氏伯
曰愈仲即君也誥卒龜山先生楊時識其墓後以

君宦達贈朝散大夫君少有立志風骨穎秀望之
嶷然嘗與兒曹集外家有以博其遺君者君正色
叱之曰死老奴敢污我耶坐客大驚知吳氏有子
矣及長嗜學問從先生長者游如不及入大學藉
藉有聲既擢第調當塗縣主簿時郭祥正李之儀
會當塗皆知名士也負才氣軒輊人不少借一見
君詩文曰我輩人也會歲飢官出粟糴者萬人坐
集于場他吏無術至相蹂踐以死州以命君君布
灰於地而疏其行坐強者東弱者西以五十人馬

甲使聽令間指其一日給彼民趨而前左受粟右輸金各以序進未晡而周無一人譁者當路交薦之縣有圩田民生理寓江中秋大雨圩且決晨夕暴露治其防民賴以濟既去父老指防歎曰微此吾其魚乎移宿松令以簡靜為政凡追逮書縣門予之期民信畏之其至不差晷刻田里間未嘗識游徼嗇夫之面也由是訟更十數令不能決者皆立談決之未幾宿松大治門不夜闔獄囚屢空一日部使者按旁郡民遮道言願以事決宿松使者曰縣各有治汝舍汝令而從他令豈有說乎且道遠柰何民叩頭曰吾邑可否視吏色辭彼邑家有令在堂吏不能秋毫欺也雖遠奚憚察訪使趙默舒州守孫傑馭下如東涇所至人重足事之盛威臨君君不為之動然此兩人者亦卒不能使君屈也改宣教郎丁外艱服除知廬江縣盜劉五囊橐廬壽間方鼓行出山去縣裁一驛其鋒銳甚或止君毋遽行君笑曰男兒當斬虜平戎此鼠輩何為者今行縛之盜聞君來不敢入其境後群盜得吏

疑獨遺廬江曰彼有人焉不可圖也召監延豐倉
知扶溝長垣縣尋除諸王府記室兼講書淵聖皇
帝受內禪金人至京師三上書言便宜不報後皆
施行略如君策人尚書為禮部員外郎會虜立張
邦昌法當郎草牋奏君度不可拒將引繩自裁有
幸非常者僥曰僕請為之君由是獲免已而王時
雍用事坐政事堂君發憤罵時雍曰反虜吾獨不
能擊汝如段秀實耶時雍回頸發赤不能對君因
以疾求罷不聽遂稱篤于家今上即位病即日愈

乃請老而歸歲餘起公復故官尋除司農少卿不
拜近臣交薦擢知明州州承蹠血餘守將屢易公
私掃地萬目睢睢君一調膈細大成舉於是衛兵
留戍者步軍三萬陳思恭領之水軍萬艘張公裕
領之將驍卒驕凌籍官府求取無度變生不可期
君能得權酷之羸給其稍廩歲終贍之民不知兵
治聲流聞加直秘閣以代歸坐小法貶秩朝廷察
其在擢荆湖北路轉運通判未行改知吉州道得
病到官病益侵即上還印綬六日卒年五十五寔

紹興四年五月某甲子也積官至朝請大夫其遷多以勞能不以歲月君氣豪語直遇事有不可輒憤盈于中雖貴人必斥其忌諱面折之然曾次實洞然無城府關鍵以故深中之人多不樂而賢士亦以此歸之親沒分財獨推所得之居居其寡嫂息當任子不上其子而以其弟之子上下內外族姻與夫平生黨友飢不食寒不衣病者醫死者葬嫁其女字其孤至不可勝數有荆溪集及他文合三十餘卷豪壯而贍蔚侶其為人娶同郡楊氏封安

人兩男四女曰師尹師說師尹好學而喜文再任以官再不受其志非苟且目前者人謂君必有後者其在茲乎女曰琚適左修職郎陸景端曰瑤適左迪功郎元盥曰瑤適右承務郎胡辨曰琬繼陸景端之室師尹以君卒之年十二月某甲子葬君其縣銅棺山南筆塔之原以某與君原善來求銘乃輯君之行治而銘之銘曰
嗚呼禹功世乘波以流君業岌也人視蔭以偷君汲汲也文雄而氣剛見者立也所臨必息遺老泣

也君門洞開胡過而不入也寧羸厥躬尚後人之及也

朝請郎知建昌軍贈朝請大夫劉君墓誌銘

銘奇古學昌
黎張徹銘

君諱滂字德霖其先永嘉諸劉也唐末有徙居東陽武成者四世而生城城生仲思仲思生升升於君為皇考以君通籍累贈中奉大夫君生十餘歲已能誦說屈其師與同郡梅執禮學會稽學者傾下之號東梅西劉中大觀三年進士科調新昌令

縣在豫章之中俗嗜鬪令到官輒移病去以他吏攝承君臨以誠未幾稱治雖旁邑訟不能決者乞從君決之豪鄒氏橫里中挾貴姻誣人死君捕致械治之部使者為請不聽卒以法投豪相州蔡魯公京與君祖為布衣交至京師曰吾故人有孫耶徐詳定敕令所刪定官欲稅君置黨中會僚常瓌書詩屏間京疑瓌姍已屬君求其迹且遷官君笑曰此市道也胡為及我哉京不悅君亦拂衣去坐是不調者十餘年靖康初金人渝盟袖所著書數

千言來京師士大夫口相傳以熟除太常博士道
阻不拜建炎中上問人材於近臣學士詹又給事
中汪藻中書舍人李公彥言君可用詔用君為建
昌軍君少時銳功名既數罷歸意益怠頗治泉石
將終焉其得建昌初不汲汲當國者數以人先君
紓其期君不較也至紹興三年冬適五年矣一旦
尚書符趣君行君不得已到官甫半年而軍變君
及母妻皆死焉天下寃之時紹興四年七月初一日
也驛書聞天子震怒詔帥臣討始亂者皆伏誅於
是御史言國家艱難以來福州殺帥臣建州殺漕
臣建康抗秀之守臣皆囚於其下議者率歸罪有
司以為陋於拊循繇此凶人無所忌臣竊聞建昌
比守皆巽懦威權不張兵卒悍驕邀取亡度劉滂
一切以法裁之兵不勝其忿至群入市壞其肆戕
其人滂捕繫追償茲守臣之職蓋能吏也乃并其
家碎于賊此而不懲失政刑矣願錄滂之死以白
其寃乃詔褒君為朝請大夫官其子若孫一人君
卒時年五十六妻安人湯氏兵及身侍姑不去與

姑偕死子三人曰埴曰墉曰緇郎埴蚤卒緇郎軍
亂失之墉以紹興五年十月奉君安人之喪合葬
于太平鄉金柱山之原君好學善屬文與人交始
終如一聞人急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仇毅然不
可回奪以及于難大觀中余官豫章君來新昌一
相見如故知越數年余以職事留京師君適在焉
自此目相從不見之間無月無書也又十餘年余
守吳興君以書抵余曰吾御吾母之建昌也頃之
聞建昌難作余為之矍然明年守臨川距建昌百

里餘問建昌人君遇旣時曲折皆慟哭失聲以對
又聞君卒之期年父老會佛祠哭君有欲絕者且
千里以書吊其孤此人情至哀也可以彊致耶然
則君雖遇奇旣而其亡為不朽矣余方欲會粹其
事私識之而墉來求余銘至三四不已則為之銘
銘曰

惟古者之仕兮求其志之必行苟利及於茲世兮
顧何為於久生嗟夫子之策名兮奉皇輿而遵路
歷羊腸而靡辭兮敢前知於所仆皇揆余之忠信

兮昇旰水之四封將鋤雉其榛梗兮反殺身而覆
宗民哀君之無時兮雖飲食而必祭吊沈寃以斯
文兮表我侯於世世

銘學楚騷

浮溪文粹卷之十三

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知全州汪君墓誌銘

新安汪氏見於隋末唐初五季之亂有自黃墩徙
婺源者以貲雄饒歛間數世而至君之高祖諱某
擢進士第起家為秘書丞贈光祿少卿曾祖諱某
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祖諱某官至奉
議郎贈少傅三世踵相躡登進士第世有清德為
江南開家皇考諱槩少傅長子也以少傅春秋高

就養左右不求仕而縱其弟藻扞學藻復與君連
取科第里人榮之皇考以君故贈太中大夫君諱
愷字伯疆少竒穎渾厚甫冠為有司所推入太學
為諸生有能文聲紹聖四年解褐調常州晉陵縣
主簿用薦者陞通仕即為宣州太平縣令坐小法
免授岳州錄事叅軍丁太中憂服除監泗州軍資庫
會塩筴興朝廷選君監泰州海安鎮塩場課最改
宣義郎知淮陽軍宿遷宣州寧國縣丁太碩人王
氏憂服除添差通判饒州除知常州漢陽軍吉州

未行移知處州到官未幾復移知撫州期年請奉祠
得主管江州太平觀秩滿起知袁州於是資政殿
學士葉夢得給事中胡交修以十科善治財賦薦
君擢提舉兩浙東路塩香江南西路轉運判官蒞
事兩月除知江州請奉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久
之起知全州盖君之官簿如此岳州平江民以競
渡鬪死獄上于州守惡令欲深探其獄株連數百
人時大暑牢戶皆滿君止繫其當罪者數人餘悉
平反出之守大怒君引法力争守不能屈太平有

為五斗米道者相傳能致雷雨迂者立死縣檄尉
捕尉辭君不俟衆躬造其廬人為君懼卒禽之置
于法靖康初朝廷詔令未通饒州酒官郝陞者出
軍伍怙勇挾奸持郡短長郡守不能制而深怨之
會盜侵旁郡舉城皆奔陞之子亦佩劍出城為關
吏所錄守即誣以叛并其父械于獄將斬之君曰
急裝時以刀劍自衛人情也可盡誅乎持之數日
陞與其子皆免君之將如虔州也虜已至會稽人
皆勸君毋行君不聽既而潰兵四集君求所以綏

馭之術至不解衣而寢者兩月尋移撫州未行間
王瓌馬俊兵入屬巴州之南北數百里皆震新守
入境不敢行民挽留君君曰此吾心也乃調護其
衆使出疆而民初不知未一月盜官儀焚處州於
是人人思君至于感泣撫州民許一女歸其隣父
矣既而悔之一日白官女死于兵半年請公署為
異日之信君立械其人於獄僚屬愕然君笑曰女
誠死不白官也必女家不良其夫欲盜吾判耳請
為諸君致其女明日而女果出人以為神紹興十

二年八月某甲子以疾卒于饒州德興縣所居之地春秋七十有三積官至左朝請大夫君刻意學問歆直造作者之域而不樂為科舉之文未第時見秦少游拏括蒼少游竒其文以手書勉之然未嘗引以自名平居孝友清修日以慕古人追前輩為事循循然有德君子也及守官臨民則精明剛正人不能欺亦不能奪而卒歸拏忠厚方太中無恙時承數世清德之後家貧不能自如君之所以養志周旋者無所不至時二妹未行太中以為憂

君繼納兩婦皆公卿大家乃盡舉其嫁時衣珥分遣之不私一錢及官至五品遇恩當任子而首任其弟人以為難先是君恬拏進取數免稀遷居閑之日多泊太中與太碩人棄諸孤家徒四壁立無置錙可耕君合兄弟數房同食其所得之俸他人見之若不堪其憂而君絕甘分少拏長幼親踈必均未嘗以一介取諸人客至飯蔬相對清談終日出拏至誠乃并其家僕隸兒童亦怡然無不滿之色可謂賢也已故卒之日聞者無不出涕凡三娶初室

呂氏次蔣氏次李氏朝散即贈通奉大夫呂全宣
德即蔣珍中散大夫李演之女而觀文殿學士蔣
之竒樞密使李諮之孫也皆封宜人三子曰堯舉
右迪功郎鑄錢司催綱官曰舜舉右修職郎漳州
龍岩縣尉曰仲舉未仕一女適進士俞允恭堯舉
等以十三年十二月丁酉奉君葬饒州德興縣龍
溪源少傅墓南三里藻雖在君為諸父而少君九
歲少同學長同仕也是宜為銘銘曰
嗚呼人皆樂其所憂而君獨憂其所樂人皆豐其

所約而君獨約其所豐以孝友純誠懋其本以康
寧壽祉齊其終故所居人慕之所蒞民思之無秋
毫愧怍在其中蓋古之德人今之循吏也尚千萬
年勿毀其宮

朝散郎致仕胡君墓誌銘

篇首數句學史記西南夷傳
及柳文黃溪山水記

大江之東以郡名者十而士之慕學新安為最新
安之屬以縣名者六而邑小士多績溪為最績溪
為民以族名者無慮百餘而學傳子孫胡氏為最
胡氏有隱君子曰誠甫其書滿家仰承俯授皆有

師法又其族之尤者也君諱咸字誠甫曾祖嶠祖筠皆樂里君不求仕至父策始起家為鉉山尉誨其子必千里求師長子宏登進士科仕至處州司法叅軍君其次也君少刻意于學自六經司馬遷班固范陳壽史書皆手鈔成誦會熙寧元豐間朝廷以經術新天下之材學者宗王氏君於諸經自得其指歸而尤邃于易游太學十餘年率杖策往還其精如此方是時士集京師歲以千計君頽然出其間為之領袖一旦如有不樂者謝病歸召諸子出其書授之不數年其子舜陟舜舉踵相躡取高第而舜陟遂登法從典大州隱然為天子名臣君饗其祿幾二十年自承事郎累官至朝散郎舜陟又以所當得服授君賜緋衣銀魚績溪固多士如君父子得名稱章綬而歸者無幾而公又慈祥豈弟有以宜之長老稱焉方舜陟為御史也屢擊大臣大臣歆寘之死而君不以為憂及守合肥盜環其疆禽制之功州人懷之為肖像以祠而君不以為喜蓋君之得於中者又如此建炎四年八

月辛亥以疾終于家春秋八十有一娶閔氏封安人前君卒四男子曰舜陟朝請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曰舜俞曰舜申皆嶷然有立曰舜舉迪功郎二女子適士人葉文仲鄭邦彥五孫曰偁仔傳俊其一尚幼而仔亦迪功郎諸孤將以紹興元年五月丁未奉公葬于湖州安吉縣管城之原來求銘納之壙中某與君世姻知君非一日者宜銘詔後銘曰君之德純明諒直懿鄉而隆戚修身以亟動而有則為國人之式君之學得之先覺聞尊而見卓不凋其璞遺其子琢有連城之殼君之榮世以儒名道傳而志行有子在廷吾亦黻纓饗耄期之齡卜山之陽維水泱泱雖非其鄉與其山相望子孫家傍為萬世之藏

安人王氏墓誌銘

安人王氏諱文麗字幼明其先會稽蕭山人祖繇以兵部員外郎事昭陵為三司益鐵判官子若孫踵登進士科聲聞吳中號蕭山王家父霽卒官太常博士官于池與中大夫汪公某僚相好也時大

夫諸孫侍旁者朝奉公某長而賢乃以安人妻焉
朝奉之父曰中奉公某母曰兩陳令人長令人之
亡諸幼累累肩差朝夕孺慕人不堪其憂安人為
收育撫攜甚於已子及少令人入汪氏而髦者冠
髻者笄交手受姑退立堂下朝奉既再舉進士不
第念中奉春秋高買田築室于故居浮溪之陽以
遲其歸安人左右贊襄悉有條序泊中奉請老果
居而樂之因敕家事勿復關我日從賓客飲酒朝
奉益思所以奉承者安人晨起則躬視其庖下比

珍異百須之物每車馬及門輒舉以進老人未嘗
費一詞也已而侍立少令人之側怡怡侃侃若不能
言者婦姑白首相敬如賓至今里人談之方安人
勤舅姑之養也諸子既興於學矣安人間於盥饋
之事則必臨視其所習故諸子皆巍然成人長子
愷擢紹聖四年進士第安人饗其祿二十餘年愷
於內行甚修事安人盡禮丐恩于朝再錫命書以
有今封安人自朝奉公歿即致家政于其婦終日
宴坐誦佛書求出世間法雖寒暑不置也御僮使

有恩人皆終其身不忍去宣和六年四月壬戌遇
微疾起居如平時越三日棄諸孤洎屬續無一語
亂者享年七十有四男女七人愷朝奉郎知宣州
寧國縣忱當以進士得官病不能赴前安人二日
卒愷未仕恂早卒女適進士胡聞修儒林郎俞積
通直郎杜璟孫五人堯舉舜舉待舉餘尚幼堯舉
太學內舍生愷愷將以七年三月壬申祔安人於
宣州涇縣方壺村朝奉公之瑩藻朝奉季弟也事
安人為最久乃再拜叙其本末泣而銘之銘曰

順於承夫惟婦之正孝而宜家繫族之慶安人方
處姆訓則字來嬪汪宗送往事居老人坐堂夫奉
實謁婦超出房醴歲咸列退眎諸寢訖然執經孰
成其親有子在庭祿養恩封備有純嘏天之報人
還以施者施則厚矣報疑未疇豈無後人尚對厥
休方壺之原下從夫子納詞于幽窀穸之始

浮溪文粹卷之十四

行狀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張公行狀

曾祖偕贈大理評事 曾祖妣蓬萊縣大

君某氏

祖潜通直郎 祖妣壽安縣君某氏

父槃袁州萬載縣主簿贈中奉大夫

妣令人某氏

公諱根字知常姓張氏唐宰相文瓘之後五季時

有徙居汪淮者故今為饒州德興人大理通直父子以氣節言行為鄉人所宗一時豪傑皆拜其家如子姓至中奉公始舉進士公幼莊重方髻稚已凜然有成人風性嗜學掃一室獨居人不堪其憂澹如也饒士盛東南應書常數千人所取裁百一公以童子在選中時年十四入京師補大學生群數千人試于有司復中第二自是以文居諸生右而行獨修飭出入皆可從迹祭酒博士欲召見之不能也連三試禮部以元豐五年擢進士第時年

二十有一禮部尚書黃公履聞其名以女妻之歸拜大父母父母於堂人以為榮調臨江軍司理叅軍遷瀛州防禦推官知處州遂昌縣事有政績代去民挽留之不可碑其事以懷之用薦者於法應遷以大父母年高致其仕則恩及之遂以通直郎致仕時年三十有一丁令人憂有絕人之行葬之日鶴翔于墓上嗣服問輔臣人材可用者曾丞相布以公對而翰林學士曾肇及部使者亦奏公節行於落致仕召對力辭不報則面陳人主能不

以功業之敏自矜盈成之易自佚守之以中求天下無治不可得也因言東南災傷賑給有限願廣求所以寬恤之術而杭州置造局可罷臣嘗謂人主一日萬機所持者方寸之地耳一累於物以失其正則聰明志慮且耗怠而賢不肖混淆至于紀綱不振矣願陛下清心省慾以窒禍之原天下幸甚上嘉納將用公而小人不利以為昧朝廷大體授公親賢宅教授未幾除通判杭州以親老乞監西京東嶽廟丁中奉公憂服除提舉江南西路常

平等事泊終任田疇之墾桑柘之植溝防之修者以千萬計時居養安濟法行久有司頗以浮冗侵常平本錢或取給於民公約為數條上之所節過半大臣不悅歲旱饑盡發常平未及遮留上供米賑濟已舊責蠲新賦凡可以彌災無不為者手疏力請于朝凡八十餘上纖悉有法躬徧所部閱半歲暑行數萬里雖瘴疫冒之而前官吏為惶恐盡力於是方數千里流冗悉歸施及隣壤其全活者不可勝數會中貴人為走馬者怙力挾私以官吏

散軍衣給錢非是舉一路帥臣監司守貳而下効
罷之公曰散軍衣半錢例也况其數加舊乎祖宗
置東南軍伍與西北異上下相安百五十年矣今
一旦以給散坐帥臣監司恐軍浸驕不可制且帥
臣監司朝廷與之分憂顧者也政使有罪猶當待
報直以體量尺紙罷之可乎今茲振貸奉行充藉
官吏乃空十郡僅有存者非徒無檢視踪踐之患
慮別啓姦倖為朝廷憂扞是詔悉還之官吏相慶
自崇寧行鹽鈔法和買民帛率不得償雖朝廷令
借封椿錢而錢特空言公乃大發常平米計直予
民猶不能半會星變大赦則奏自祖宗以來歲給
蠶鹽以取民輸今民既輸五年而一縣至有負民
五十萬緡者將何所控告謂宜因霈恩盡給今歲
租百四十萬斛給中都百二十萬而官兵度五十
萬使歲入如數猶闕四十萬舊以鹽利三十餘萬緡
和糴故雖凶歲不乏自更法以來州縣重取民耗
米以給民既不堪其苛而和買四十萬緡復以無
所從出之錢給之民心易搖不可不慮議者徒謂

虧擁貨務額此豈知社稷至計哉未報間會詔書許諸路監司實封言事公言本路去歲詔蠲租四十萬而戶部責發如數祖宗立東南上供額六百萬斛賜發運司本錢數百萬緡使歲廣糴以備非常隨補隨取此萬世良法也自希恩者以為羨餘歛之故朝廷不足則下諸路補發勢必敷於民為無窮之害緣此漕計窘乏無名之歛百出臣以為補發不當復催盡以鹽額還漕司糴本錢還發運司使已而運益復元豐法稍以鹽還民公之力為

多洪州官沒錫數萬斤繫兵吏七百人于獄株連且千計公曰十年失於幾察有司之過也今羅取無罪之人苦之追償必不可得之物方歲凶之餘寃濫如此何以召和氣乎朝廷為罷獄興國民郭友餘習妖教郡以屢赦聞公言友餘張角術也異時李逢嘗以此惑民請論如法大觀四年餘廣鹽入議時上躬政事隆寬盡下公歆遂成之洎對上勞苦良渥首以江西賑濟為言公奏揀荒臣職也惟本路闕乏所請輒從民力以紓為大利故和氣

薰蒸豐穰隨應若行此數年公私自然充實願陛下守之勿疑上深然之曰卿姑行行召卿矣賜緋衣銀魚以遣且曰推行法度要在得人不擾于民方為利國公奏訓詞深厚乞頒之天下付之史官從之敕歸有所見奏陳公頓首謝因言臣幸因天寧節隨班上壽不勝封人之祝昔管仲祝桓公以無忘在莒時臣亦願陛下無忘荅天戒時上大悅即日趣議監事得內侍省牒事聽關白公即奏陛下幸蠲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大臣不和議論

不一觀望苟且莫肯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臣仇怨廢錮自如為治之害莫大如此願思所以協和之且申嚴戒敕又請限豐歲廣糴之數以毋奪民食精縣令銓補之法以毋失民平勿妄支移常平封椿錢以志減二虜使中國競百姓富朝廷正群臣和以示人主尊強隆盛之勢反復數千言時執政近臣方大為矛盾故公言屢及之以感悟上意遷轉運使人謂公德行文學宜在朝廷處之非其地而公不屑會歲饑

疫朝廷責補發不已又促輸納紬絹之期追遠年無名之責鬻官田者大虧上供之數公歷陳利害奏罷之且言鹽法既更其封椿鹽可盡給和買還之民力陳見聽以廣鹽敷額賜三品服以直達有勞進兩官公按漕計能權其贏為轉輸之本故屢辦而民不知尋徙淮南先是漕臣承拋降慮不及事則以浮數調民州縣逋增所取無藝吏緣為姦或州郡以非所產至漫數歲不一輸者公令民必實且為納直通融之法民歡趨之有出非其時地

非所出者復曲折為陳或紓或免其事非一當時稱便被旨赴闕大臣以有親嫌言者令再任除直龍圖閣歲水災甚民流滿道而錢法遽更農未皆病公乞蠲租賦盡散洛口米常平青苗斛斗賑貸且通一路有無應辦公私為之兩濟詔書褒諭尋以江淮諸司使臣游蠹諸郡命公按之公悉條其狀并所自以間詔各驅還所役違者從公械治於是大失權倖意徙兩浙公聞蘇杭局每物必十倍其費以其一供奉餘悉餉權倖為已私窮之則火

其籍如蘇州一日焚官物八十萬是也於是因辭免慷慨力陳命以之寢復以表謝其畧曰雖以天下奉一人不為過也然則丘民為天子顧不重哉縉紳誦之小人由是得以間公會盜劉五暴廬壽公走助憲臣破之除秘閣修撰以渠魁未擒不拜方欲條上討賊之方而中遣貴人董捕欲自以為功乃奏罷憲臣而公亦坐降兩官自淮賊擾軍頗乏興公以為縣官空匱未有甚於此時而當路恬不瞻省萬一有緩急何以待之因手詔取會漕司財

用乃言東南諸路闕乏之由除撥賜贍學宗室等財用田產添置官兵及朝廷非汎拋買外一項茶鹽錢並入權貨務應和買鹽並支見錢而民卒不得乃至軍儲亦月為之計稍有水旱即干叩朝廷此大弊也其原自權貨務朝廷縱未能盡還歲額若止分其半以助漕司歲會天下合得和買丁蠶鹽價賜之許折兌上供錢以示大信於民諸路當亦少寬茶鹽法行十餘年尚未立租額歲務增羨民窮困不聊生可為流涕令於糴本之復須五

百萬緡屬者趙寔宣御筆令額外計置斛米歲終
發取止用漕司方以經入不足為憂不知錢何所
出恐迫之不無騷擾之患令民和買既不得錢而
斛斗又非倍輸不可其間官戶以倖免豪猾以賂
移所苦者特畏法貧弱之民可謂無名無數高下
不堪之甚矣而有司方以用度不繼率取給于此
雖人知其非苟避誅罰莫肯為陛下言者况復使
之額外計置哉因進三說一曰尚平止納息以折
兼并二曰下戶均出役錢以絕姦偽三曰市易取
淨利以役商賈雖名非正然與敷和買而不售其
直什一而使之倍輸額外無名無數之歛有間矣
願陛下儲此錢以馭四夷若夫理財尤在節用而
節用以修造為先修造雖于體國有不可廢者比
類以此固寵市恩不可不察其次如人臣賜第賜
帶予金帛給由屋之類尤為泛濫佐命如趙普不
聞官為造第也定策如韓琦不聞彫墻峻宇僭擬
宮省也今乃人得居而有之奈何掠民膚髓為廝
役之奉乎書奏自禁中摘節用之說付有司看詳

而大臣及議者不察謂公言利搖成法章交上上
察其誠不之罪也會御前人舩所占畱直達網鉉
公以上供期迫乞還之且因起發竹石上言本路
一竹之費無慮五十緡他路猶不止此今不以充
苑囿而入諸臣之家民力之奉將安所涯願示休
息之期以厚天下書奏權貴積怒未發間御筆以
直達促限令漕臣較州郡賞罰公貼黃親書力陳
人情有大不可者乞展限其詞激烈奉御筆落職
信州酒稅有輕躁妄言不循分義之說外廷方

莫測而臺臣復論前奏常平事責授濠州團練副
使郴州安置尋以討賊功許自便更宣和改元赦
復朝奉大夫夏祭赦復朝散大夫宣和二年六月
十七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公誠孝甫六歲已
能知母疾療之通直曰是必為孝子矣既罷臨江
時中奉公客熙河未歸步馳省者再冒寒暑往返
萬餘里卒御之以歸自是專以奉親為樂舉天下
無以易其志者時四親在堂隨其意奉之日躬僕
妾之勞有古人所難者令人疾病一夕鬚髮為變扶

侍彌月癯然骨立既卒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屢絕復蘇方衰毀甚而奉飲食起居無一不如生者啜粥寢苦不盥不擲不易衣不嘗味不飲藥泣不絕聲終喪三年及侍祖妣疾執父喪亦如之終其身孺慕不已言及輒聲與涕俱初公之請老也年方壯人惜其遽公曰養及四親人之至幸也萬一有不及為終身憂其可緩乎是年以父母之恩及其祖妣而以妻封及其母鄉人彭汝礪為文頌歎之未幾復以已得之服為祖榮於是聞者莫不聳動

而天下人知公名矣公居山林久一旦為天子所知起之召對士大夫想聞其風及對首陳讜論卓然以名節當上意於出處皆合天下益賢之自此三賜對洎奉使十餘年其面陳者不計章疏凡數百上悉天下大計觸當時之諱詆方行之令與大臣權倖為敵而無所阿附反覆窮盡不度可否以身任之有宰執臺諫所不敢言人為股栗而公不恤也上亦知公精忠每排衆議用之數加器使獎賚於開陳多見聽納而小人權倖日以讒公雖卒

坐言譴死而天下拱手推為正人鉅德卒之日識
與不識皆為賈涕公之學不守章句居閒十有六
年專覃思經史務欲明聖人之道而見之行事故
發為議論辨博閎深援引古今深知治體在元祐
則言詆新法置理訴司者在建中則言不當棄地
在大觀政和則言糴本和買茶鹽法其大者欲人
主正心術去朋黨斥玩好而於論邊事尤詳其至
自熙和深以中國屈於夷狄為大耻得其曲折歸
以告彭汝礪使并王瞻薦用之其說以為二邊之
患近而且遽者惟熙河青唐以其與下人相為
掎角而國家懲寶元元豐之失以兵為諱非也夫
維大舟者必屢折其勢制猛獸者必先困其力彼
夏賊叢爾政當徐以術制之不當急與之校乃陳
攻禦備守策上之以棄熙河為持右臂授羗將為
隴蜀之害而守熙河非滅青唐取河南不可其後
朝廷卒不棄熙河王瞻取青唐悉如公言元符間
夏人窮蹙藉契丹請平公以為自祖宗以來每虜
犯塞為害益深所侵益大所湏益多不取後稍振必

復為害不若厚禮其使使乾順身入朝否則歸我
河南質其大臣愛子皆不從則曲在彼而我師有
名矣彼固已失其咽喉若由蘭會浮槎以進一夕
可至所謂迅雷不及掩耳者會命已行不果從後
朝廷每有事西方未嘗不言至論常平則又言之欲
必取二虜自陳東南無事欲行死邊塞求人可用
者用人當如李愬縛元濟之竒不當如樊噲行匈
奴之誕人皆偉之公在吏治不為文具凡勞險煩
劇人所不堪者未嘗辭臨事強明人不能欺尤汲

汲於恤民與客論利病常至夜分有所得立陳推
見本未能使朝廷必從己其馭吏嚴而不傷升黜
以核實不以偏辭故自為州縣吏至為部使者人
皆取法畏而服之在施財樂善如嗜慾然至寵利
則低回畏避甚在機穽居太學時得家問輒舉篋
授同舍之貧者所至坐客隨滿親友游士館于公
家者常數十人葬死字孤皆得其所求而去士之
落南繇江西以出者多賴公以生大臣臺諫以忠
斥者率數千里追贖之退視其奉養陋甚死之日

餘銅唾壺書數麓而已聞人小善必演而成之雖
昧平生亦拳拳慰薦或斥非其罪者敵已上非職
所及亦冒為之言然平生未嘗以私干人其遷官
十悉以勞以恩而不磨勘淮南之僚有攘公之功
取優遷而賞不及公者人皆憤之公未嘗言及坐
淮賊例鐫官則乞併降已官以除其負得圭田又
損已而均之其與人不救反調護之類如此然朝
廷亦雅高其節始以服推其祖晚以子之官官其
叔父皆非故事特旨從之平居謙厚不伐胷中洞

然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喜面折人過然退無異言
於人委曲成就無所不從及忠義激烈萬牛莫能
回其心也居鄉里於親疎長幼小大厚薄無不用
其至蓋人有一善可以名其終身者在公皆不足
道也夫人黃氏南華縣君改封宜人知書有賢行
先公四十日卒子四人燾大學博士燾將仕郎輝
煥未官女七人適秘書郎黃伯思起居郎李綱大
學博士李富國大府寺丞薛良顯杭州監稅范涓
寶應縣丞虞澹一人尚幼至老未嘗一日釋書不

觀故下至天文地理卜筮圖緯歷數無不精通而尤深釋氏其文溫潤純粹仁義之言萬如也詩平淡簡古偁其為人鄉人師之隨其材或文或行皆有可稱而其弟相撲遂以文學躡臺省躋侍從為名臣其子燾亦以任子力學廷中第三人有釋周禮易春秋等書三百六十卷公早樹立隱然有公輔望自親亡力思所以報國故身雖不在朝廷而未嘗一日忘君嘗患風俗上下相蒙以取利每因職事所及災異所詢於愛君恤民之際諄諄言之

又以告大臣親舊者嘗曰苟有以天下為度者吾從矣亦何嘗之有哉而妻父黃履尤器公以為可屬大事雖相去千里公有言必告有大事亦以咨公知掾鄒浩之類皆自公發之其裨益之功陰及天下非一而讒者疾公不置以天子聰明大度知公如此而曾不得一日立于朝廷之上或以時未可言謂公少貶者公曰吾以委蛇事君雖出沒風波萬變之中隨宜掾世而無功名富貴之累為得聖人用心顧世人未知之耳使遂其志施設何如

哉聞貶柳陽獨挈其所著書以行及返猶疏時事
數千言須上悟而陳之且屬弟侍御史撲誦言于
朝疾已革其語不倫矣而所道亦時事也嗚呼可
謂忠義出于天性古之全德君子諸孤將以某年某
月某甲子合葬公夫人于其里鑄印墩謹錄其行
事如右謹狀

浮溪文粹卷之十四

浮溪文粹卷之十五

詩

桃源行

祖龍門外神傳壁方士猶言仙可得東行欲與羨
門親咫尺蓬萊滄海隔那知平地有青春只屬尋
常避世人閔中日月空萬古花下山川長一身中
原別後無消息聞說胡塵因感昔誰教晉鼎判東
西却愧秦城限南北人間萬事愈可憐此地當時
亦偶然何事區區漢天子種桃辛苦望長年

過吳明叟新居

誰開大屋沉沉者門外垂楊拂車馬主人四十持
節歸高臥綠陰啼鳥下冥冥一徑傍花入忽有青
池照深夏魚吹落日知鏡淨荷受微風看珠瀉夫
君少有湖海氣欲駟馬鯨無地跨故將能事驚世
人坐向雲端差萬瓦稍培幽桂出窻底時放青山
來竹罇人言此興極不淺天遣公忙那肯赦要須
便作輞川圖他日思歸聊對畫

同張昌時宿高明寺

幽臥不知覺窻懸寒日初矧伊夜來雨谿聲到吾
廬故人挽我出忽枉天際書躋險敢自休青山轉
藍輿相逢竹間寺共擷園中蔬殘僧誰在亡奄忽
十載餘茗果話疇昔新晴報鍾魚東雷亦已鳴百
草茗穎舒奈何與之子齒髮日夜踈眷此不能發
牽衣更踟躕明朝各回首世事將焉如

次高郵軍

小雨靜林麓鶉鴝相應鳴移舟漾清深薄晚荷氣
生歸鳥盡雙去潛魚時一驚菰蒲若無人渺渺炊

烟橫艇子撒迎我携魚薦南烹月出殊未高踈林
隱微明依沒會有處斗掛天邊城

阻風雨辟邪渡寄王仲成

渡頭急雨鳴森木木杪顛風飛大屋沒晉寒水稻
生芽滿眼青泥車折軸山行值雨舟值風窮愁日
月煩天公不如歸臥澗壑底世事不歸春夢空別
君兩年重此別喜君曾次渾冰雪擬將身作賈胡
畱無奈事如空鳥滅挽我不回君怒嗔交情把玩
轉清新相隨百里還相見只有西山似故人

避地函亭野步

今日幸無雨天空出遙岑行行不知滅遂至春江
潄汲路轉籬落人家在桑陰平疇漲清波隴麥如
人深溝畎戲鳧鶩新蒲映浮沉我生本樵漁對
此諧初心風物豈不好悲來自難任胡塵暗中原
四海如驚禽黃屋狩萬里兩宮隔辰參龍移螻螳
窺月晦蟾蜍侵宇宙有傾覆茲游豈嶇歛銷夏賴
濁醪太息誰能斟

庚午歲屏居零陵七月二十日以門掩候虫

秋為韻賦五首

幽人獨夜時潮落西川根渡口櫓聲急一江煙雨
昏城頭短長更不寐聽譙門趺坐數千息焚香待
朝暾

右一

暑退潦亦收瀟湘淨如染時觀自跳魚衝破青琬
琰纖纖初弦月不受薄雲拚近村應漸寒已有鴉
數點

右二

人生幾聰明日夜隙駒驟纔經花信風又過來秋
候吾非金石堅與世相邂逅胡為聞鍾鳴更歷路
傍埃

右三

家山在何許渺渺彭蠡東人來數月程衣敝捕道
中昨宵青燈花伴墜釵頭虫兒飢女沉緜歲晚書
未通

右四

人言間闊者一日如三秋孤臣昔放逐七見天星

周早濬高門地姓名記前旒如何天雞星不照湘
南州

右五

次韻向君受感秋

且欲相隨首宿盤不須多問沐猴冠菊花有意浮
杯酒桐葉無聲下井欄千里江山漁笛晚十年燈
人客羶寒男兒幾許功名事華髮催人不少寬
向侯柱笏意千里背馮俗彈頭上冠何時盛之青瑣
闥妙語付以烏絲欄日邊人去鴈行斷江上秋高

楓葉寒向來叔度儻公是一見使我窮愁寬

晚發吳城山

風掃陽侯雪陣平雨催摩詰畫圖成氣吞浦溆重
林盡秋著江湖去烏明厚祿故人無一字長年三
老伴餘生會須滿意開懷抱到眼廬山不世情

過臨平

一別九霄路風煙長滿衣已成身老大無復世輕
肥天闊鳥霞下山寒人獨歸曉來何似雨春水半
巖扉

右一

睡起涼生岸釣簾坐小窗
麥風能起柁梅雨不鳴
江往事心長折歸塗影自
震依然蒲柳地人老故
先降

右二

書寧川驛壁

過眼空花一餉休坐狂
猶得佐名州雖遭瀧吏嗤
韓子却喜溪神識柳侯
盡日野田行穉強有時雲
嶠聽鈎輶會將新濯滄浪
足踏遍千巖萬壑

宿鄴侯鎮

當時踏月此長亭
鬢侶河堤柳色青
今日重來堤樹老
一簪華髮戴寒星
微涼初破候蟲秋
露草螢光已不流
搔首與誰論往事
星河無語下城頭

龜山上方

度險逢幽處憑誰寫壯懷
連甍棲絕壁孤塔表長
淮地本吳楓接山今禹績
皆潮聲從殷寺竹影自
翻堦木杪朱欄出城坳
雪浪埋乾坤迷杜渚霧雨

世陰崖丹葉經寒在蒼洲向晚佳魚龍宵聽唄猿
鳥晝窺齋月滿蟪蛄實霜清磬石諧僧盃收拍子
樵徑掃松釵左宦書無鴈南烹菜有鮭風煙欺短
髮雲水信殘骸竟作何鄉老虛慚素尚乖江湖今
在眼歸合辦青鞋

醉別季高侍郎

疇昔追隨翰墨場功名今日愧劉郎英姿合上凌
煙閣巧諧曾遭偃月堂雙漿又乘清夜去一樽聊
發少年狂歸來却共燈花語騎省看成滿鏡霜

漫興

晨起憊然曳杖行一簾踈雨作秋清老來歲月能
多少看得栽花結子成
燕子年年入戶飛向人無是亦無非來春強健還
相見送汝將雛又一歸

北窻

睡起無一事怕然盼庭柯綠陰微缺處最得南颺
多

已酉亂後寄常州使君姪

汾水遊仍遠瑤池宴未歸
航遷新廟主矢及近臣
衣胡馬窺天塹邊烽斷
日畿百年還海地回首復
成非

古鏡行

我有辟邪鏡得之咸陽宮
其陰為天池一母將九
龍旁書負圖字土蝕如旋蟲
緘以駁雞珍妙極倕
之工請言照遠近十里秋毫空
豈不鑒脂澤所貴
肝膽通問誰為此器太古非
人功客聞重歎息意
欲窺靈蹤高臺不辭倚恐客
難稱容繩窮匣半啓
四室來悲風日車當畫留羞
澁如頑銅森然髮上
指凜若臨霜鋒我還撫客手
此豈世寶同揮淚兩
無言掩鏡鞞囊中

蔡天任韻

修廊過午夕陰合蝴蝶滿庭
春草長呼兒更捲簾
數尺要放晚晴升屋梁

詞

點絳脣

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脚斗
起來搔手梅影橫窻

瘦 好箇霜天間却傳盃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
興濃如酒

又

高柳蟬嘶採菱歌斷秋風起晚雲如髻湖上山橫
翠 簾捲西樓過雨涼生袂天如水畫樓十二有
箇人同倚

小重山

月下潮生紅蓼汀殘霞都斂盡四山青柳稍風急
墮流螢隨波去點點亂寒星 別語記丁寧如今

能間隔幾長亭夜來秋氣入銀屏梧桐雨還恨不
同聽

浮溪文粹附錄

宋故顯謨閣學左太中大夫新安郡開國侯食
邑一十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贈端明殿學士
汪公墓誌銘

左朝奉郎克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孫覲撰

建炎紹興間大盜據中原群惡嘯亡命相聚為寇
於是環四海為盜區矣天子慨然仗一劍出入兵
間禁暴除殘拯溺吊凶於戎馬喋血之餘以建中

興之烈當是時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新安汪公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一時詔令往往多出公手凡上所以指授諸將感厲戰士訓飭在位哀閔元元之意具載誥命之文開示赤心明白洞達不出戶窺牖而天威咫尺坐照萬里學士大夫傳誦以比陸宣公居無幾何權臣樹黨除不附已公亦抵罪斥居永州積十二年更四赦不得還間遇勝日幅巾葛屨登西山循鈿鋤潭入愚溪並湘流沉文以吊古人而自肆於山木年益高文益奇詩益

工華妙精深與柳儀曹相望於數百載後文章格力與之相上下何其盛也公既歿諸孤護喪歸葬且致公治命屬余銘余與公游四十年知公為審乃序而誌之系以銘公諱藻字彥章姓汪氏饒州德興縣人曾祖震太常丞贈光祿卿祖宗顏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少傅妣越國大人陳國夫人皆陳氏公自童幼已卓越有大志學舉子業既成得春秋左氏西漢書讀而好之銳意欲與之並年甫冠徒步游太學有司第其文屢出諸生上中崇寧二

年進士乙科瓊林賜宴酒半上方賜冰狀元霍公
端友屬公表謝授紙筆立就如素習之一坐嘆驚
調婺州觀察推官就除宣州州學教授丁少傅公
憂憂除授從事郎荆南府掌書記不赴改江南西
路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代還至京師會徽宗親
製君臣慶會閣詩群臣和進喜事者集錄為一大
卷公適見之擬和一章屬詞用韻句法清新出眾
作之右即日傳布諸公喜而稱之除九域圖志所
編修官改宣教郎遭陳國夫人之喪免喪除秘書

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符寶郎是歲政和四年也
故相王黼頃與公為太學同舍不相中比當國黜
公通判宣州州將俗吏公益不樂上書請宮祠得
提點江州太平觀寓家晉陵凡八年終黼之世不
用累轉朝奉郎公博學強記自六經百家太史之
籍先儒箋疏傳注之書兵家族譜方言地志星經
曆法佛老之衆說與夫萬里海外蠻夷異域荒恠
之序錄靡不記覽山陰賀鑄方面知名士也亦寓
晉陵聚書萬餘卷公日從之游多得所未見者凡

伏臘衣食所須盡以供筆劄而錄藏之其辭章明
于道德達於世務指事析理引物託諭馳騁古今
貫串經傳該備衆體蓋數十萬言自成一家公在
江西徐俯師川洪災洪芻有能詩聲自負無所屈
一日俯見公詩於僧壁喟曰此我輩人也率二洪
詣舍上謁既去公曰騷人墨客捫鬚琢句以自鳴
其不平耳烏足尚也至是數年卒以大手筆稱天
下金華勸講石室紬書典冊施之朝廷樂歌薦之
郊廟鴻文碩學暴耀一世人知其名家有其書而

詩律高妙興寄深遠亦非近世詩人所能及淵聖
登極召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旋改禮部進太常少
卿起居舍人今上踐祚轉朝請郎召為中書舍人
賜三品服大駕狩維揚詔中書後省試潭州進士
何烈烈對稱臣臺疏論列非所宜言罷公為集英
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復召為中書舍人
擢給事中兵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公草高麗
答詔上顧輔臣稱公得代言之體久之高麗人謝
表至上復稱公真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親

書紫誥仍兼綰黃麻侶六經十字以賜搢紳榮之
累轉朝議大夫公自登侍從屬時多故感懷恩遇
凡所建請皆當世要務常論諸大將擁重兵高位
崇秩子女玉帛已極富貴之欲而根據盤互浸成
外重之勢陳所以待諸將者二事後十年卒如公
策又言宣和諸臣交通貴倖一時誤恩官府至銀
青光祿大夫者臺諫極論方就鐫褫詔墨未乾而
建炎恩宥又當甄復盍依祖宗法至中大夫而止
論繳數人國論以為允又言太上皇元符以來至

上建炎之元並無日曆可謂闕典古者有國必有
史史必有官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
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自唐至本朝亦以宰相監
總國之重事願留聖心上欣納翌日輔臣請擇所
付上曰無以易藻矣尋除龍圖閣學士知湖州領
日曆如故蒐攬闕文叅稽衆論遠至閩蜀數千里
外近在寓公寄客之家或具公移或通私書旁搜
博采遠近畢至分設科條以類詮次纔十二三移
知撫州歲餘罷為提舉江州太守觀會翰林侍讀

學士范冲疏言日曆者國之大典比詔汪某纂集更涉歲月稍見功緒書未成而中止積久散逸後人益難措手矣令方就間可降詔令依舊纂集俾三朝文物著在方冊非小補也於是有旨復命公許辟官屬二員賜史館修撰餐錢辭不受書成凡八百冊上之上遣使賜茶藥進官二等加中大夫除顯謨閣學士知徽州公前後典六州先惠愛重名教有古循吏之迹唐顏魯公嘗為潮州刺史公建言昔者章聖皇帝幸亳次睢陽親屈帝尊臨見

霍廟旌巡遠異代之忠以風厲天下顏真卿叱叛臣李希烈而死廟食吳興距行殿不能百里宜蒙褒典以增忠臣義士之氣詔從之賜號忠烈詔下公大治祠屋書榜揭之郡有籍錄朱劬窻戶數十種丹漆之光可鑑寮吏請為州治樓觀之飾公曰吾葺魯公祠可用也輪奐一新州人大悅徽州學舍敝小方議改築公嘗為文記鎮江府學之成州將程邁以白金致餽謝公報曰比葺郡學費無所從出而餽金適至已付諸生今拜賜矣又斥公帑

之羸續之落成為一方壯觀轉左太中大夫十一年知泉州殿前司大校蒐選禁軍之伉健者移州具資糧遣送公曰州並海宿兵數百所以備非常留不遣馳奏驛聞大校怒以語侵公免符下乃移知宣州閱月改鎮江府鎮江自經建炎之亂歲輸上供米率不如數轉運使按視計倉粟之在存者尚負數萬盡扃鑰而去軍食不繼官吏憂窘不知所出而公適至命破鑰給之遺書使者曰官軍張願待哺米在廩中而不予之食群黥飢餓無聊雖

錮南山猶有隙也輒以便宜開發老守重得罪不敢辭會言者讒公而罷論奏不已落職永州居住更七八年感風痺乞致仕不許竟卒於永州寓舍實二十四年六月癸未也享年七十六積官左太中大夫爵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一百戶沒後二年詔復顯謨閣學士官其二子又一年徽宗實錄成書宰輔奏言用公所著為多詔贈端明殿學士公性樂易不事藩飭以峙聲名至居官任職則矯矯然不侵為然諾者也不喜殖財

利榮貴三十年無屋廬以居有田陽羨亦不足以
卒歲而嗜書學古老且病猶不去手大璫梁師成
用事小人朋附目為隱相武人吳可者師成許以
能詩至出入卧内公罷符寶可過公致師成意曰
聞名久矣幸不鄙過我禁從可拱而候也公謝不
往客曰吾曹望隱相之門如在天上召而不往何
故公曰若使我與可輩為伍邪守湖日朝廷和糴
米六萬餘斛公視六縣民力所堪鎬三之一而上
書自劾詔勿問居歲餘戶部被旨降本錢復糴數
萬斛歲適大稔物估相當如數而辨例進一官公
曰吾嘗以減糴待罪幸蒙恩貸今豈可復受賞邪
三辭卒不拜海舶次泉閣婆國王附送龍腦數百
兩為公壽公却之或曰異國之王因舶商致方物
修故事不可却也公飭送公帑一銖不取公於辭
受數如此亦以故遂多齟齬於世始公在太學與
王黼有纖芥後黼入相嫌恨不除竟坐廢斥而言
者指公為黼黨黜永州累赦不宥卒厄於窮裔以
死雖然朝愠暮喜乍賢乍佞初若一閔然曾未轉

盼如潦水之歸壑而高文大用垂世傳後與古作者並列於圖書之府聖主親覽追錄故侯復還舊物得喪相除孰與公多公之文有浮溪集六十卷行於世裔夷謀夏錄二卷青唐錄三卷古今雅俗字四十四篇公充工大小篆得李斯陽冰用筆意元配泚人趙氏今配泚人莊氏亦前卒葬於常州宜興縣陽蔡後塢二十五年十二月乙酉諸孤奉公之喪合葬于二淑人之墓子七人男曰恬右從事郎曰悟右宣教郎新差知婺州金華縣丞主管

學事曰恪右承事郎曰愴曰慄曰懌並右承務郎曰悛未仕女適右廸功郎莊珪孫男女十三人男曰文舉巖舉臯舉賢舉女適左奉議郎嚴康朝進士孫廷實莊寔莊霈餘尚幼新安汪氏之徙鄱陽蓋已久矣自曾祖至公四世皆以儒學中進士第而公以文章大顯於時德興田園悉推予其兄以郊祀之恩任兄之子悅命未下而公貶元豐己未少傅公為泉之晉江丞而公生後六十年公刺泉入境恍然悲喜太息曰城郭是矣昔陳秀公生於

鎮江後建鎮江節築大第居焉實秀公始生之處
山川之靈鍾為人英古今所傳不可誣也銘曰
赫赫我宋崇雅右文藩飾萬物如歲之春治具炳
然監于二代儒先酋酋光明碩大偉歟汪公德配
先民學窺聖域文婉皇墳芸省讎書螭坳珥筆論
經石渠坐五十席代言西掖視草北扉渙發大號
雷動風馳持橐剖符出使入侍今之名臣古之循
吏風流儒雅慈惠之師六州之氓途詠而思誰私
黨讎乃讒乃逐投畀荒裔一斤不獲斗野之南光

氣屬天埋藏不沒至寶在焉擾擾萬生趨死一軌
百鍊之英有化無死巍巍昂昂命世之儒流傳海
內公有遺書銘公于石石磨可磷公名不磨為萬
世準

宋史文苑傳

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幼穎異入太學中進士
第調婺州觀察推官改宣州教授稍遷江西提舉
學事司幹當公事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群臣
皆賡進惟藻和篇衆莫能及時胡仲亦以文名人

為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伸汪藻尋除九域圖志所
編修官再遷著作佐郎時相王黼與藻同舍素不
咸出通判宣州提點江州太平觀投閑凡八年終
黼之世不得用欽宗即位召為比田員外郎再遷
太常少卿起居舍人高宗踐祚召試中書舍人時
次揚州藻多論奏宰相黃潛善惡之遂假他事免
為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觀明年復召為中書舍
人兼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兵部侍郎兼侍講拜
翰林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乃兼給黃

麻似六經十字以賜搢紳艷之屬時多事詔令類
出其手當論諸大將擁重兵寢成外重之勢且陳
所以待將帥者三事後十年卒如其策又言崇觀
以來貲結權倖奴事閹宦與開邊誤國得職名自
觀文殿大學士而下直秘閣官至銀青光祿大夫
者近稍鐫褫而遷延恩宥又當甄復盍依國初法
止中大夫紹興二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以
顏真卿盡忠唐室嘗守是邦乞表章之詔賜廟忠
烈又言古者有國必有史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

有時政記錄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今踰二十年無復日曆何以示來世乞即臣所領州許臣訪尋故家文書纂集元符庚辰以來詔旨為日曆之備制可史館既開修撰綦崇禮言不必別設外局乃以郡人顏經投匭愬其敷糴軍食遂貶秩停官起知撫州御史張致遠又論之予祠六年修撰范冲言日曆國之大典比詔藻纂修事復中止恐遂散逸宜令就閒復卒前業詔賜史館修撰餐錢聽辟屬

編類八年上所修書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詔旨凡六百六十五卷藻再進官其屬鮑延祖孟處義咸增秩有差藻升顯謨閣學士遣使賜茶藥尋知徽州逾年徙宣州言者論其嘗為蔡京王黼之客奪職居永州累赦不宥二十四年卒秦檜死復職守二子二十八年徽宗實錄成書右僕射湯思退言藻嘗纂集詔旨比修實錄所取十蓋七八深有力於斯文詔贈端明殿學士藻通顯三十年無屋廬以居博極群書老不釋卷尤喜讀春秋左氏

